

草兒  
康白情作

上海  
亞東圖書館發行  
一一九二

兒 草

序自 序俞

中華民國十一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再版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草兒 (全)

每册定價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康白情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 草兒目錄：—

俞序.....	1
自序.....	1

### 草兒：

草兒.....	1
窗外.....	3
植樹節雜詩八首 .....	4
車行郊外 .....	8
桑園道中 .....	10
石頭和竹子 .....	14
送客黃浦 .....	16
女工之歌 .....	21
醉人的荷風 .....	33
送 <u>曾琦</u> 往 <u>巴黎</u> .....	27
慰 <u>孟壽椿</u> .....	30
暮登 <u>泰山</u> 西望.....	32
日觀峯看浴日.....	35
再見.....	40

疑問	44
雪夜過 <u>泰安</u>	46
朝氣	49
<u>江南</u>	52
送 <u>許德珩楊樹浦</u>	55
乾燥	59
『不加了』	61
阿令配克戲院底悲劇	63
送 <u>劉清揚</u> 往 <u>南洋</u>	69
<u>卅日踏青會</u>	73
送 <u>王光祈魏嗣鑾</u> 往 <u>德意志陳寶鏞</u>	81
鏞往 <u>法蘭西</u>	84
和平的春裏	85
婦人	85
從 <u>連山關</u> 到 <u>祁家堡</u>	98
<u>鴨綠江</u> 以東	91
紫躑躅花之側	96
<u>日光紀游</u> 十一首	98
歸來 <u>大和魂</u>	114
幡	128



弔 <u>福田</u> .....	125
斜陽 .....	129
自得 .....	130
天亮了 .....	133
題仕女繡幀 .....	138
晚晴 .....	141
別 <u>北京大學</u> 同學 .....	144
<u>廬山紀游</u> 三十七首 .....	150
鬪虎五解 .....	235
<u>孔丘底</u> 逃亡 .....	238
律已九銘 .....	242
弔 <u>敵秋</u> .....	246
<u>西湖雜詩</u> 十九首 .....	249
送 <u>翟蘊玉</u> 夫人和她底 <u>果得兒</u> 往	
<u>北京</u> .....	260
答五妹 <u>玉璋</u> .....	265
「還要加呢！」 .....	267
一封沒寫完的信 .....	270
答別 <u>王德熙</u> .....	276
風色 .....	280



別少年中國 .....281

附錄一——味草蔗

離家之北京 .....287

解嘲 .....287

過黃河橋.....287

弔黃興蔡鏜二將軍.....289

寄全鑑修天津 .....289

遣懷三首.....290

題仕女畫幀 .....291

東城根口號 .....291

夢得 .....292

戲答周永祺 .....293

天津橋憶家 .....293

暗香 寄鞋爲文淵夫人壽戲作 .....294

踏莎行 自題小照 .....295

三妹玉光于歸寄懷四首 .....296

悼初妹 .....298

斷句 .....299

自題小照 集莊子句 .....299

錄目見草

醉蓬萊壽劉太師母八秩 .....300

題仕女繡幀爲劉天全世姊 .....300

河上 .....301

除夕詩戊午 .....301

浪淘沙 .....301

祝川滇黔旅蘇學生會週刊 .....305

傑士吟 .....306

西湖 .....307

整雷亭 .....308

靈隱山遊 .....308

風雨亭懷秋瑾 .....309

蘇小墓 .....309

岳王墳 .....309

棲霞洞 .....310

玉泉魚何幸二首 .....311

三竺晚歸 .....312

放槳歌 .....312

題仕女美術照片十首 .....314

明陵感懷 .....317

雨花石寄絳霄 .....317



山東圖書館 .....	317
掃葉樓雅集 .....	319
寄家內 .....	319
瑞仙問我歸期賦此報之 .....	320
塔嗣公園口號 .....	321
登南山 .....	322
小田道中 .....	323
三溪園 .....	324
贈宮崎滔天丈人 .....	325
贈宮崎龍介 .....	326
琵琶湖 .....	327
疏水 .....	328
大阪城 .....	329
雞鳴寺雅集 .....	330
長相思 .....	330
碎碗辭 .....	331
黃鶴樓上酒興 .....	332
南潯卽景四首 .....	333
八月二十五夜泛舟歸 <u>俞莊</u> ，用 原韻次 <u>絳霄</u> 後和 <u>潤斯</u> .....	334

~~~~~

|                                                                                                |     |
|------------------------------------------------------------------------------------------------|-----|
| 與 <u>潤斯</u> 泛舟 <u>秦淮河</u> .....                                                                | 335 |
| 自 <u>南京</u> 返 <u>上海</u> ，行且去國， <u>德</u><br><u>熙</u> <u>口</u> <u>口</u> 送我於車站，不知涕<br>泗之何從也 ..... | 335 |
| 游 <u>虎邱</u> 登 <u>冷香閣</u> .....                                                                 | 336 |
| 錄附二——新詩短論 .....                                                                                | 339 |

## 俞序

俞序

白情從橫濱來信，囑我爲他新彙成底詩集草兒做篇序。我想白情底作品自有他相當的價值，何用我替他鋪張？我又回想到從前我們倆在北京大學底時候，談論新詩底高興；有時白情念着，我聽着；有時我念着，他也聽着。這樣談笑的生涯，自然地過去，很迅速地過去。後來我在歐洲，他還在北京；等我回國，他又去了。我們倆一年多沒見，我做詩真寂寞極了；念儘念着，寫儘寫着，總沒有誰來分我詩中底情感。白情呢，已創造出許多作品，爲詩國開許多新疆土，真是可愛的努力！成功原分不出你和我的：他底

歡喜也就是我底歡喜，一樣。他很遠地來找我做詩序，怕道以爲我會做好文章，還是我底話足以加添他詩底聲價麼？自然都不是。他既讓我分他底幾分歡喜，我更不好辜負他這番意思。於是我寫這篇短序，一則把我近來底意見，質之於一年沒見面底白情，二則略盡我介紹草兒到讀者底一點責任。

若要判斷詩底好壞，第一要明白詩底性質，詩人對於一切底態度。從前古典派的詩，早已不消說得：就是新詩底初期，一般人——甚至於詩人——往往把「平民的」誤會成「通俗的」這個意義；再好一點，也僅僅把新詩底作用當作一種描摹的 (representative) (evasive)。這也因為幾千年因襲的詩思太不着邊際了，才引起這種反動。但這種傾向究竟不大正

當。我在檳榔嶼船上，就說到這點，（見新潮二卷四號通信）。當時雖因為匆忙沒說痛快，卻是有這個意思。籠統迷離的空氣自然是不妙；不過包含隱曲卻未嘗和這個有同一的意義。一覽無餘的文字，在散文尙且不可，何況於詩？這種矯枉過正的毛病，一半由於時勢，一半也由於對於文學根本觀念底解釋。

說文學是人生底表現批評，依我盲揣，雖沒甚不合也不全合。說文學是一種表現何嘗錯了？但文學是否僅僅一種表現，我很難有積極的回答。文學底作用，與其說是描摹的，不如說是反射的（reflexive）。既不純是主觀，也不純是客觀；是把客觀的實相，從主觀上映射出來。好比照相，雖是外物底影兒，中間卻經過了一重鏡子。文學上底鏡

子是一重人性：就是我所說底「人化的自然」。這樣說，文學原不僅是表現人生，是在人底個性中間，把物觀世界混合而射出來底產品。

若說文學是一種批評，我更有點懷疑。依我底經驗，文人底態度是「非批評的」——做詩如此，一切文學也可以共通。我深信文學只是一種混融，只是一種綜合，只是一種不生分別。爲甚麼呢？若不能身入其中，儘有好的天才，却不會有好天才底文學。真摯和普遍，原非局外旁觀者所能消受的。在硬心人底心裏，物是物，我是我，好像鍊子斷了一個環似的；只有一個冷冰冰的世界，美和愛底根葉都憔悴盡了，一味地冷笑，還有甚麼詩歌文學呢？我重着聲音說：好的文學好的詩，都是把作者底自我和一切物觀

界——自然和人生——同化而成的！合攏來，合攏來，才跳出一個活鮮鮮的文學。他後邊所隱着的是整個兒的人性，不是僅有些哲學家科學家分析出來底機械知識。他何能再關心世上對於他自己底態度？白情，你可以爲然？我想你或者說，「是的」！這是我爲白情底集子，對社會上做一種辨解。

白情做詩底精神，還有一點可以介紹給讀者的，就是創造。他明知創造的未必定好，卻始終認定這個方法極爲正當，很敢冒險放開手做去。若這本集子行世，能使這種精神造成一種風氣，那才不失他底意義。做詩只說自己底話，不是鸚哥兒般學嘴學舌，這話平常而且陳腐，但怕不容易真真做到罷。我看現在底社會，真像一個廢染缸，無論那

樣雪白鮮紅的新機，都要把他們染成烏黑，似乎不如此不足以顯出社會底力。如果但取形式，忘了形式後邊底精神，那麼輾轉摹倣，社會上就萬不會有新東西了。我常常對人說，一切派別主義都是個性自由創造底結果。說句 *Parado-* *xi* 的話，可以給我們摹倣的，只是一種特立獨行的精神態度。除此以外，既不可；摹仿成了也是糟粕。我們看白情底詩，無論在那一面，都有自我作古不落人後的氣息流露在筆墨裏。他底作品，我不說是完全好，或者竟不甚好也未可知；我最佩服的是他敢於用勇往的精神，一洗數千年來詩人底頭巾氣，脂粉氣。他不怕人家說他 *too hygienic* 也不怕人家罵他荒謬可憐，他依然興高采烈地直直地去。「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賦砭！」我深怕這本集子出世，



在社會上專流行一種新時髦，而沒有一種新精神灌注在裏面，那就冤枉了白情，冤枉了他底詩，冤枉了他印這本集子底意思了。這些話並不是無的放矢。而且在一箇流行性的社會裏，更不能不勉放我細弱的聲音，呼醒這沈寂極了的文藝界裏底迷夢。

在這一節裏，我想和讀者商量，在一方面更容易了解白情底詩；或者還可以應用到讀一切的詩。作者固然深知，讀者也亟應知道，這個標點符號和詩底語法調子底關係。這些不但是指示，有時還能改變詩底意思和調子。不懂得標點符號的，一定不能讀好詩。做詩的呢，更不用說。這些實在是文字構造底本身一個重要部分；在詩裏更顯出不可忽的權威。一則因為詩底語法，較散文多變化而不整齊；

或是數底省約重複，或是位底挪移倒置，有時靠着標點符號現出深密而不籠統的意思；且有文字一律，只是標點符號不同，意思便跟着變化，如抹去傍注的一切，作者原意便無從懸揣。二則音節是詩底一種特性，不為其餘純粹文學所共通；那裏重，那裏輕，那裏連續，那裏頓挫，那裏截斷，那裏延長，都靠着標點符號做引路底燈籠。若只知一味平平地讀去，或顛倒輕重地讀去，明明一首好詩，卻要讀得不成腔調了。雖然無損作者，豈不可惜了讀詩的一個機會麼？至於思想上底隔閡，卻是沒有法子。讀者若不和作者底心靈混融相接，雖文字再表現得明畫清確，還不免有不了解的地方。我們打開一部文學的著作，多少總覺得有些艱深神祕的地方，就是因為這個。這可以存而不論，因為也不礙

草兒底普遍的。

我把這本集子鄭重介紹給讀者諸君，不在作品底本身價值，是在著者可敬愛的精神態度。我希望讀者諸君僅以這個爲一種興奮劑，自己努力去創造！我希望著者僅把這個當作小小的成就，更向前途努力！我希望我和大家都在一條路上，獨立地互趕着，不要挨着白情，也莫讓他個兒孤另另地在前路！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齣平伯作于杭州城頭巷。

# 自序

草兒是我去前年間作的新詩集，隨興寫聲，不知所云，在初以爲不妨付印見志，出國後卻已淡了。春天得平伯寄來的序，才不得不編出來，且作了篇很長的自序。詩稿刪掉的很多。半年來思想激變，深不以付印爲然，覺得自序也太不好了。最近知道還沒有出版，且幸稿子雖不必毀，自序還可以改，於是另寫這篇短的。

草兒是去前年間新文化運動裏隨着羣衆的呼聲，是時代的產物。要有功呢，是當時社會的；要有過呢，過去的我不能不負其責。平伯以創造的精神許我，謝不敢當！我

自序

不過剪裁時代的東西，表個人的衝動罷了。

自由吐出心裏的東西，我不是詩人。

小時候先父以詩教教我，自問還毫無所得。編草兒的

時候，每想到已不能再承庭訓，心痛不已。謝謝平伯爲他  
作序。並謝謝古今中外影響我的詩人。

廣白情序於加里福尼亞大學，

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

## 草兒

草兒在前，

鞭兒在後。

那喘吁吁的耕牛

正擔着犁耩，

咕着白眼，

帶水拖泥，

在那裏「一東二冬」地走着。

「呼——呼……」

「牛吔，你不要歎氣，

快犂快犂，  
我把草兒給你。」

「呼——呼……」

「牛吔，快犂快犂。

你還要歎氣，

我把鞭兒抽你。」

牛呵！

人呵！

草兒在前，

鞭兒在後。

(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北京)

## 窗外

窗外的閒月

緊戀着窗內蜜也似的相思。

相思都惱了，

她還涎着臉兒在牆上相窺。

回頭月也惱了，

一抽身兒就沒了。

月倒沒了；

相思倒覺着捨不得了。

(二月九日，北京)



植樹節雜詩八首

一  
從西直門騎驢子到西山，

清溪綠柳間一羣生氣都從晴風裏迎面撲過

來，

紅塵裏時時噴出些脂粉氣。

驢子背上底零碎詩卻給他飛跑跑掉了。

二

今年尋不出去年我植底樹了。

明年一定又尋不出今年我植底樹了。

反正我植底樹總在這正荒山裏。

三

我袋裏一個錢也沒有了，  
石蓀卻邀我去逛頤和園。

我問得他有錢，

我便去。

四

頤和園太大。

我們要先逛沒有意思的地方，  
然後好地方不由得我們不去。

我們竟愁癡癡地繞着湖先走了二十多里。

五

這麼清的湖水，

正好在玉螻橋下洗澡呵！

六

風彈着一湖鮫綃紋翡翠的明波，  
松柏叢裏襯出黃琉璃瓦的房子，  
樓臺亭閣把一座富麗的萬壽山都穿戴得滿  
了。

這是我第一次讀到底中國式的西洋畫。

七

我們走上萬壽山，

滿山底梅花不住把春意來醉我們，  
我們鬢髮已作了紅樓夢裏底人物。

八

誰說頤和園不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縱承認私有財產是對的，  
難道不記得當年海軍經費六千萬支消在那裏  
麼？

(四月五日，北京)

## 車行郊外

好久不相見了，

又長出了稀稀的幾根青草；

卻還是青的掩不了乾的。

幾處做莊稼的男女

踞的踞着；(一)

走的走着；

挖的挖着；

鏟的鏟着——

正散着在那裏辦他們底草地。

勞髒有些正笑着；

卻遠了也認不清楚。

嗚——嗚，一溜我們就過去了。

他們伸了伸腰，

都眼睜睜地把我們釘着。(二)

(一) 踞，音姑；尻不着地而作坐形。

(二) 釘，音定。四川方言：凝視叫做釘；有看

看出神底意思。

(四月，北京)

## 桑園道中

七月九日，我經津浦鐵路往上海。午  
後熱氣薰騰，車上實在難受。所幸到了  
滄州，滿天的陰雲密布起來，一陣陣的飄  
風冷吹起來，跟着大點大點的「偏東雨」  
亂打起來。一時秋氣瀰空，脾胃爲之開  
沁。約莫到了桑園底地方，雨就住了；  
太陽也漸漸地要落坡了。那一種晶瑩清  
爽的风光，簡直撲人眉宇。這真是可愛  
——十分地可愛呵！

甚麼塵垢都被雨洗空了。

甚麼膩煩都被涼掃淨了。

只剩下靈幻的人，

四圍着一塊靈幻的天。

山哪，嵐哪，

雲哪，霞哪，

半山上的烟哪，

裝成了美麗簇新的錦繡一片。

遍地的濃濕，

反映出燦爛的金色，

越顯得他無窮的化力。

溝水不住活活地流着；



淡烟不住在柳條兒邊浮繞；

暮鴉不住斜着肩兒亂飛；

人卻隨着他們——心似流水般地浪轉。

好一個動的世界！

一個活鮮鮮的世界！

天呀！你是有意厚我們麼？

是無意厚我們邪？

哦，——遠了。

快不見了。

這樣的自然！

這樣的人生！——

但他倆各走各底道兒，

卻一些兒也不留戀。

孩子那時候真聰明可憐

前線，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 石頭和竹子

瑩淨的石頭，

修雅的竹子，

他們在一塊兒：

一般地可愛，分不出甚麼高下。

但有時竹子底秀拔，還勝過石頭底奇峭。

哦，看呀！

拜喲！ 拜喲！

竹子都拜到風底腳下了！

不拜的是石頭。

他頭上底細草搖搖吹動，  
越顯出他軒昂的氣度。

接着一陣的雨。

歡喜冷浴的是石頭；

竹子倒可憐得不像樣了。

翻了晴了。

太陽出來了。

他們彷彿又都抿着嘴笑了。

(七月，上海)

送客黃浦

送客黃浦，

我們都攀着纜——風吹着我們底衣裳——  
站在沒遮欄的船樓邊上。

黑沈沈的夜色

迷離了山光水暈，就星火也難辨白。

誰放浮鐙？——鬚髯是一葉輕舟？

卻怎麼不聞橈響？

今夜的黃浦；

明日的九江。

船呀，我知道你不問前途，  
儘直奔那逆流的方向↓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二

送客黃浦，  
我們都攀着纜——風吹着我們底衣裳——  
站在沒遮欄的船樓邊上。  
看看涼月麗空，  
才顯出淡妝的世界。  
我想世界上只有光，  
只有花，

只有愛！

我們都談着——

談到日本二十年來底戲劇，

也談到『日本底光，底花，底愛』底須磨

子。

我們都相互地看着，

只是壽昌有所思，

他不曾看着我，

也不曾看着別的那一個。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三

送客黃浦，

我們都攀着纜——風吹着我們底衣裳——  
站在沒遮欄的船樓邊上。

四圍底人籟都寂了，

只有她纏綿的孤月

儘照着那碧澄澄的風波  
碰着船吡里綳墮地響。

我知道人的素心，

水的素心，

月的素心——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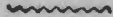
我願水送客行，  
月伴我們歸去！





這中間充滿了別意，  
但我們只是初次相見。

(七月十八日，上海)



# 女工之歌

一

我沒穿的，

工費可以買穿。

我沒吃的，

工費可以買飯。

我沒住的，

工費便是房錢。

我再沒氣力，

他們也給我二角一天。

他們惠我，惠我！

兒 草

二

我有兒女，

他們替我教育。

我有疾病，

他們給我醫藥。

我有家務，

他們只要求我十點鐘底工作。

我有孕娠，

他們白(二)把我幾塊錢讓我休息。

他們惠我，惠我！

(一)白，有不求報償底意思。

(八月三日，上海)

## 醉人的荷風

醉人的荷風往來吹動，織起湖面一閃一閃的縐紋。嬌豔的荷花半句話兒也沒有，只隨意望着人憨憨地笑。一個二十四五的婦人，她底姿態是狠婀娜的而她底裝飾卻是很樸素的，獨倚在圻字欄干邊，髻鬢正細數蓮瓣上底條理。她底怯弱都被對面底荷花給他盡情披露了。

她偶然想起了甚麼，翻眼望了望青天，又低下頭看着碧水。

曲欄下不當風，水再平靜的沒有了。



她迴互地默看着水裏，掠了一掠髮；看她髮髻不知道有多少心事說不出似的。

欄上過來了我們這些歡笑的少年。她隨便看了一看我們，自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就立起身來走動；背地長嘆了一聲，慢慢的出門上船去了。

這裏是三潭印月底背面，她底船繞着這所院子蕩轉來了；船上還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姑娘，笑嘻嘻地給她帶着一個笑嘻嘻的小女孩子。她只是凝望着湖山，一聲兒不響。



這麼大熱的天氣，風揭起她表面的紗衫，她貼身還穿着一件毛織的襯衣。

她看着我們這些歡笑的少年似乎心裏有無限的羨慕，但不覺得有半點兒希望。

我們有能說廣東話的和她說話，她也糊亂答應我們。

我們只知道歡笑，弄一隻野船作玩，不隄防把水濺了她一身。她對我們忍不住一笑，口內露出很白很整齊的牙齒。但她底笑容馬上就斂了，頓時現出一個更慘然的樣子；她的兩道眉兒都鎖得要連攏來了。這時醉人的荷風還是往來吹動，織

起湖面一閃一閃的縐紋。嬌豔的荷花半  
句話兒也沒有，只隨意望着人憨憨地笑。

(八月，上海)

## 送曾琦往巴黎

慕韓，我來送你來了！

這細雨沾塵，

正是送客底天氣。

這樣的風波——

我很捨不得你去；

但我並沒有絲毫的意思留你。

你看更險惡的太平洋，

其實再平靜的沒有了！

朦朧的日色



照散了漫江的烟霧。

但我覺得這世界還是黑沈沈的。

慕韓，我願你多帶些光明回來；  
也願你多帶些光明出去。

聽啣！

這汽船快就要叫了！

她叫了出來

她就要開去；

我們叫了出來

我們就要做去。

慕韓，你去了？——

# 免草

我也要去了。

（八月二十五日，上海）

不出意料之外，不日  
 便到了一地，我不覺又  
 心頭。免草兒只存  
 對平案上，天恩  
 這晚兩袖空空，不  
 去。那草兒一  
 若路往土  
 他非草兒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免草」等字樣）

慰孟壽椿（以信爲序）

……你在北京檢察廳底監裏受「優待」，我卻在上海逍遙！假使你和我一道兒走了，那有這一番波折？假使我也不走，必和你共嘗獄中底况味，豈不痛快？無如兩條路都不走！恰才我寫了一篇東西，伏在案上冥想，又想起你了，不覺一陣心酸，淚絲兒只在我眼眶裏旋轉。不過回頭一想，倒不覺又失笑了。我立刻草出這幾句寄給你。不過究竟能不能寄得到？……

那一朶好花不受風折？

那一年底好莊稼不經大雪？

那一個好人不遇些盤根錯節？

我們不入獄，誰入獄？

壽椿，我揩乾眼淚笑了，

你也笑罷！

這正是你！

這正是你底人生價值！

(八月二十五日，上海)

# 暮登泰山西望

一  
白日隱約，暮雲把他遮了：

一半給我們看；

一半留着我們想。

日的情麼？

雲的情邪？

誰遮這落日？

莫是崑崙山底雲麼？

破啣！破啣！

莫斯科的曉破了，

莫要遮了我要看的莫斯科喲！（11）

二

那不是黃河？

那一條白帶似的不是黃河？

你從崑崙山的溝裏來麼？

崑崙山裏底紅葉

想已飽帶着一身秋了。

三

斑斕的石色，

赭綠的草色，

和這紅的，黃的，紫的，藍的，白的，鬆鋪

在一地的山花相襯——人壓在半天裏。

這麼一塊紮細花的破袖！

花草都含愁，

爲着落日，也爲着秋。

我說：『不用愁呵！』

天地不老，我們都正在着花呵！』

（一）東亞日落，西歐破曉。

（九月二十五日）

## 日觀峯看浴日

東望東海，

鯉魚斑的黑雲裏

橫拖着要白不白的青光一帶。

中懸着一顆明珠兒，

憑空盪漾，

曲折橫斜地來往。

這不要是青島麼？

海上的魚麼？

火車上的燈？汽船上的燈？——還是誰放底

玩意兒麼？





升了，升了，  
明珠兒也不見了。

山下卻現出了村燈——一點——二點——三點。

夜還只到一半麼？

這分明是冷清清的晨風，

分明是呼呼地吹着，

分明是帶來的幾句雞聲，

日怎麼還不浮出來啲！

要白不白的青光成了藕色了，  
成了茄色了。



紅了——赤了——臙脂了。

鯉魚斑的黑雲

都染成了一片片的紫金甲了。

星星都不知道那裏去了；

卻展開了大大的一張碧玉。

遠遠的淡淡的幾顆平峯

料必是那海陸的交界。

記得村燈明處，

倒不是得幾點村燈，是幾條小河的曲處。

溼津津的小河，

隨意坦着的小河，

蜿蜒的白光——紅光

鬍鬚是剛遇了幾根蝸牛經過。

山呀，石呀，松呀，

只迷迷矇矇地抹着這莽蒼底密處。

哦，——一個峯邊底兩滴流晶，紅得要燃起來了！

他們都火熾熾地只管洶湧。

他們都鬍鬚等着甚麼似地只粘着不動。

他們待了一會兒沒有甚麼也就隱過去了。

他們再等也怕不再來了。

哦，來了！

這邊浮起來了！

一線——半邊——大半邊。  
一個凸凹不定的赤晶盤兒只在一塊青白青白  
的空中亂閃。

四圍髣髴有些甚麼在波動。

扁呀，圓呀，動盪呀，……

總沒有片刻底停住；

總活潑潑地應着一個活潑潑的人生；

總把他那些關不住了的奇光

瑣瑣碎碎地散在這些山的，石的，松底上

面。

(九月二十六日)

## 再見

越老越紅的紅葉

紅得不能再紅了，

便豈里可囉地落下來了——落了遍地。

越老越紅的紅葉

很高興捲着西風，

便豈里可囉地落下來了——落了遍地。

越老越紅的紅葉

不高興捲着西風，



戀了戀枝，  
髣髴也沒有甚麼戀枝，  
也豈里可囉地落下來了——落了遍地。

紅葉沒有甚麼；

天卻對着他板起臉子。

紅葉沒有甚麼；

人卻望着他抽着腸子。

紅葉沒奈何，

才抗着嗓子歌起來了。

歌道，——



「我是紅葉。

和我一道兒的是我底天。

天讓我青我就青；

天讓我黃我就黃；

天讓我紅我就紅；

天讓我不要戀枝我就放下我底責任。

但我們還要再見。

我們再見——再見！」

歌聲還沒有終，

歌響還沒有絕，

那還在枝上底紅葉



又豈里可囉地落下來了。

(十一月十六日，北京)





疑 問

一

燕子，  
回來了？

你還是去年底那一個麼？

二

花瓣兒在潭裏；  
人在鏡裏；

她在我底心裏。

只愁我在不在她底心裏？

三

滴滴琴泉，  
聽聽他滴的是甚麼調子？

四

這麼黃的菜花！  
這麼快活的蝴蝶！  
卻爲甚麼我總這麼——說不出？

五

綠釉釉的韭畦中，  
鋤着幾個藍褂兒的莊稼漢。  
知道他們是否也有了這些個疑問？

(十一月，北京)

## 雪夜過泰安

凝碧的天裏，  
沒有纖毫底雲，  
卻最薄最薄地蒙上一層白綠的霧。  
越到天邊越綠；  
越綠越亮；  
越亮越糊塗，越看不清楚。  
這麼分明一個上弦的月呵！  
直把星星都稀得才剩幾點了。  
更襯出一塊灰撲灰撲的地。  
——雪許是剛才下過的。

哦哦！那黑聳聳的一純不是傲徠山麼？

泰山卻在那裏去了？

越到天邊越綠；

越綠越亮；

越亮越糊塗，越看不清楚。

好疏落的柳條兒呵！

好冷豔的溪溝兒呵！

蒼蒼的山色——

蒼蒼的山色剛要給月托出來，

卻又給雪抹去了。

可憐！

——只有我不眠的人能消受這樣的風光。

但他車軌邊一個掃雪底人，

和我一樣地不眠，

卻不知道他能不能有我一樣的消受？

(十二月三日，津浦鐵路車上)

# 朝氣

窗紙白了。

鏡匣兒亮了。

老頭子也起來了；

小孩子也起來了；

娘們兒也起來了。

好雲霞啲！

好露水啲！

肩的肩鋤頭；

揸的揸背篋；

提的提箕箕——

一夥兒上坡去。

石塊兒也搬開了，

亂草也斬盡了，

所有荒蕪的都開轉來了。

挖上些窩窩，

種下些麥子。

把把的麥花；

蓬蓬的麥子。

看的也有了；

兒 草



吃的也有了。

(一九二〇年二月四日，津浦鐵路車上)





江 南

只是雪不大了，  
顏色還染得鮮豔。  
赭白的山，  
油碧的水，  
佛頭青的胡豆土。  
桶兒擔着；  
驢兒趕着；  
藍襖兒穿着；  
板橋兒給他們過着。

二

赤的是楓葉，

黃的是莢葉，

白成一片的是落葉。

坡下一個綠衣綠帽的郵差

撐着一把綠傘——走着。

坡上踞着一個老婆子，

圍着一塊藍圍腰，

咚咚地吹得柴響。

三

柳椿上拴着兩條大水牛。

茅屋都鋪得不現草色了。

一個很輕巧的老姑娘  
端着一個撮箕，  
蒙着一張花帕子。  
背後十來隻小鵝  
都張着些紅嘴，  
跟着她，叫着。  
顏色還染得鮮豔，  
只是雪不大了。

(二月四日，津浦鐵路車上)

送許德珩楊樹浦

「打呀！

罷呀！」

呼聲還在耳裏。

但事還沒做完

你又要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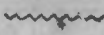
但世界上那裏不應該打？

那裏不應該罷？

又何必一處？

暴徒是破壞底娘；

進化是破壞底兒。



要得生兒，

除非自己做娘去！

奮鬥啲！——

努力，加工，永久！

「有征服，

無妥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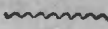
我們不常說麼？

犧牲的精神；

創造的生命。

哦！ 你不要跟着；

你但領着；



他們終歸會順着！

奮鬥啣！

努力，加工，永久！

送你一回；

送你一回；

又送你一回。

前門外細膩的月色，

水榭裏明媚的波光，

怎敵得楊樹浦這麼悲壯的風雨！

笛呀，輪呀，喧聲呀，

都髣髴在烟幃裏，雄着嗓音喝道，

「好呀！別呀！」

楚僧，

前途，珍重！

「楚僧！

楚僧！

斯——嗒！」

(二月十五日，上海)

# 乾燥

一

晴着；

風着；

杖兒，壺兒，凳兒倚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地對着我。

二

鳥歌謳着；

李花開着；

兩兩的蜂兒戀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地對着我。



三

油菜澆着；

白牛底背上騎着；

纔黃的桑葉兒採着。

但他們卻只無情地對着我。

(二月二十四日，上海)

「不加了！」

淚呀，血呀，

就是這愛底水。

醉人在愛底河上，

用瓢加水，眼巴巴地望着：

「給我一個波啲！」

但加了一瓢，

又加了一瓢，

加了無量數瓢，全不見半點兒波起。

水太薄麼？

河太廣麼？

醉人底不才麼？

但淚也要乾了；

血也要盡了；

醉人髻鬚也醒了。

他說：

「不加了！」

(二月二十五日，上海)

## 阿令配克戲院底悲劇

昨晚上看演自由花，

我帶了一副歡樂的面孔去的，

但一走進劇場裏我便笑不出來了，

髻髻那裏擺滿了神祕的冷酷。

我看着飽帶四千年遺傳文明窈窕的歌女。

聽他們淒清幽怨的歌聲，

只覺得他們底眼裏喉裏藏得有無數微芒的

刺。

又看着一羣踏歌的小孩子，

充滿了和平的氣色，

來來往往促促迫迫地高唱獨立歌，  
只聽到幾聲

萬歲！ 萬歲！ 萬歲！

我底熱淚便一逕衝撞出來了。

這是一幕慶祝韓國獨立底喜劇。

今天有習習的微風，

風裏夾着絲絲的濕氣，

天色黃黃的，暗暗的，

太陽靦靦地深躲在密雲裏。

今天是韓國獨立宣言紀念日。

今天阿令配克戲院到了三四百士女。

（在初工部局不許開會的，後來經了多少波折才許了！）

好悲壯呵！

乾坤坎離環拱玄黃相互的太極圖底國旗飄動了全場底空氣。

韓國臨時政府先給了一篇嚴肅的宣言，

大家便看着升旗，致禮。

昨天晚上那些飽帶四千年遺傳文明窈窕的歌女再唱起他們淒清幽怨的歌聲出來了，

間着韓國清俊的國歌，

只令得滿座都秋秋歔歔地掩泣。

好悲壯呵！

賓主盡作沈痛的演說，

大家都掩泣得不能仰視，

間着琵琶安儺沈鬱哀婉的歌聲，

我底淚巾已濕透了。

忽然幾位韓國青年拍案頓足地高嚷了幾聲，

全場底空氣更頓時淒緊，

只聽得嗚嗚嗚嗚嗚嗚地惟有痛哭了。

好悲壯呵！

上帝呵！

這是你底人生麼？

是你底藝術邪？

令我想起安南；

想起印度；

想起阿非利加；

想起已往六七百年底波蘭；

想起世界上所有供葛狗的民族以至於有色人

種。

哦！——你莫忘記——

你莫忘記今天

一九二零年三月一日上海阿令配克戲院底悲！

劇！





(1) Olympio Theatre 在上海靜安寺路和卡德路

底角上。

(2)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鮮人在京城宣言獨立，手持國旗，口呼萬歲。幾日之內，全境響應。日本兵大肆殘虐，老少男女殉難的以萬計。



## 送劉清揚往南洋

南洋熱啲！

我們從來總談兵，也未免覺得太乾燥了。

天麼，他是我們底花匠！

你此去南洋，

我從他底手裏折下幾朵來送你，

我從我底舌上彈出幾朵來送你，你清涼麼？

我還願你把你手裏底花，把你舌上底花，到

處也開成些清涼世界，你不辭麼？

二

南洋熱喲！

熱處底東西不能長到寒處來。

聽說有好些中國底名種，久已在那裏養成了

熱性，

枝也肥，葉也大，

卻是搬了回來就萎了，

——或者大陸上底荆棘更甚麼？

我憐他們，我愛他們，卻是再不願他們搬了

回來了，你讓他們就在那裏紅着。

三

南洋熱喲！

熱處底東西長得很快，不用園丁澆灌的。

但他們底枝儘管肥，葉儘管大，卻被蛛絲絆住，他們底花總開不旺了。

但他們還是不用澆灌的。

你憐他們，你愛他們，但把絆住他們底蛛絲去了好了。他們一沾風露，自己就會開得旺的。

#### 四

南洋熱啲！

寒處底東西也不能長到熱處去。

你從寒處帶了東西去，是我十分系念的。

我們底花不是我們自己的。

你要殷勤地管領他，不要讓他渴着，不要讓

他吹着，也不要讓他曬着。

清揚，望你開花的多着呢！ 你不要輕自把他  
| 踏踏了！

(三月二十五日，上海)

## 卅日踏青會

「春又來了！ 韶宥的晴光和塵囂氣相  
亂，悶得人要死！ 不有郊游，怎麼能舒

抑鬱？

「聽說這幾天松社裏白梅和紅梅競開，  
畫眉兒唧唧地望着地上底紅葉說笑，光景  
十分愛人。 我們特約同好，於三月三十  
日上午九時，在那裏開卅日踏青會，共賞  
自然底音樂和圖畫。 我們可以屈你同樂  
麼？

「看啲！

霞飛路兩旁短牆裏底玉蘭花

，正張眼等着你呢！（二）

這個小啓是一九二零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傳布的。你知道這裏是怎麼樣一個鬧市！  
費多久客這裏有心的青年，或給經濟趕來的，或給家庭給來的，或給政府趕來的，或在這裏作工，或在這裏讀書，他們感受春光，更該怎麼樣煩惱！既得這麼一個消息，於是大家都歡歡喜喜地去了。就有沒接着帖子的，也趁着那個時候去了。

那天稍微有點陰雨。因為高興，被邀的差

不多都到了——男男女女都到了。（男的四十六人，女的二十五人。）他們沒有一個不歡喜的。但他們眉宇間卻仍飽帶着東方的嚴肅。

這是熱梅天氣。不錯，陰雨稍過倒晴起來了。

松社裏有花，有草，有亭，有池，有鳥，有魚，有樹，有石，充滿了活潑的天機。忽然穿插上這麼多活潑的少年，滿園裏底東西更覺得有喜色。大家怕還有不相識的，各人佩上一張絹條兒，標出自己底名字。香風習習地吹着，絹條兒招展，花邊，草邊，亭邊，池邊



，鳥邊，魚邊，樹邊，石邊，都有人歡歡喜喜地攀談。

鈴響了。會開了。大家都在草場上圍成一個圈兒坐起來。盆花佈滿了人底前後；盃盤又零零亂亂地散靠着盆花。香風習習地吹着，話裏每每雜來些花氣。

跟着我從圈兒外，走進圈兒裏，向着圈兒說

「我們今天來是踏青，我們在小啓裏已經說盡了。」

「我們在自然界裏好像一種能動的機械。機械久用必要搽油；不然他就會停滯了。我們所過底機械生活也夠了。我們覺得我們自己也太塵垢了。踏青就是要爲我們底機械搽搽油，就是要洗洗我們底塵垢。

「踏青是古人底濫調。古人踏青要做詩；我們卻只說話，卻只做有趣的玩意兒。古人踏青要飲酒；我們卻只喝茶，卻只吃點心。我們沒有古人那麼多閒工夫；我們不能再用心；我們不忍儘管我們自己作樂；我們不敢蹈襲古人底濫調！

「我們算很樂了。牆外還有許多焦頭爛額的兄弟姊妹們呢！」

「我們刻刻不敢偷安，刻刻不敢忘疾苦。我們想藉這點工夫，商量三個問題：我們底人生應該怎麼樣？我們底社會要怎麼樣？處在這個社會裏，我們底道兒應該怎麼樣？」

「我們聚散無常。卅日踏青會也是我們底因緣。隨便談話，隨便做有趣的玩意兒，願大家各盡所能！隨便喝茶，隨便吃點心，願大家各取所需！」

跟着每人五分鐘底演說。起來說話的男男女女共有六七人。最有趣的是彭璜講底湖南到地的土話。跟着自由地攀談。大家都說在口裏，聽在耳裏，印在心裏。

跟着做有趣的玩意兒。有說笑話的。有做畫馬之戲的。有唱歌的。有唱戲曲的。笑聲和掌聲充滿了草場。會裏還有就要出國的；左舜生更拉着我底手謳了一章送客黃浦。

(二)卅日踏青會最初是彭璜君李思安女士蕭子暉君周敦祥女士魏璧女士他們幾位發起的，我

不過躬逢其盛罷了。那天到會的爲敵秋魏

綱鑾王光祈陳寶鏐薛撼岳高鳳岐黃正品周敦

祥勞啓榮王德熙王耀羣吳若膺周植生張傳琦

宗白華曾翼聖張文亮陳情王國燾唐友龍張良

權賀芳黎澤芬李一龍梅成章伍絳霄沈濱掌劉

英士鳳勞人謝升庸左舜生曹揚籬李思安劉靜

君張國基狄胡意誠方維夏張國燾張世玄魏

璧郭維海張夢九張鳳貞王獨清李宗鄴易禮容

沈澤民陳純粹孫鏡亞張聞天毛飛翟蘊玉揚景

昭張□□吳達模陳兆蘅黃湘胡上珉凌孟玉蕭

子暉蔡瑞客張淑斌陳淡如彭璜李亞先雷懿德

雷宏毅譚慕愚唐鈞和我共七十一人。

送王光祈魏嗣鑾往德意志

陳寶鐸往法蘭西

好大的雨呵！黃浦底江岸都遮昏了，我們底衣裳都溼透了。

風也多，浪也多，我們底話卻少了。

歡喲！笑喲！不要讓我們底天地減了顏色！

你們都是我底老師呵！——一年來底行爲，讀書，做事，全憑你們底教訓。你們都是我底老師呵！

我還出不得師，你們不要就不管了。

花開我是要想你們的；花繁我是要想你們的；花落我也是要想你們的。只願你們不要忘卻。

還記得麼？——

蓬廬裏底青燈，一坐就不覺得柝響了，光祈還記得麼？

『梁山泊底弟兄，不打不親熱』，是在南京路底一個菜館子裏證叨的，時珍還記得麼？

雨從船篷上漏下來，流滿我們底帽頂了，我們還只談着，劍脩還記得麼？

這些事我都一一地記得。 你們給我說的，  
我都一一地記得。

風呀，雨呀，浪呀，還不住地作勢，我們卻  
要別了。

我們就別了，好在還在一個天地裏。

我們握手過就別了，卻把愛度在手裏了。  
我們底手撒了，只要愛還存留着。

(四月一日，上海)



## 和平的春裏

逼江北底野色都綠了。

柳也綠了。

麥子也綠了。

細草也綠了。

水也綠了。

鴨尾巴也綠了。

茅屋蓋上也綠了。

窮人底餓眼兒也綠了。

和平的春裏遠燃着幾團野火。

(四月四日，津浦鐵路車上)

## 婦人

婦人騎一匹黑驢兒，

男子拿一根柳條兒，

遠傍着一個破窰邊底路上走。

小麥都種完了，

驢兒也犁苦了，

大家往外婆家裏去玩玩罷。

驢兒在前，

男子在後。

驢背上還橫着些篾片兒，

篾片兒上又腰着些繩子。

他們倆底面上都皺着些笑紋。

春風吹了些蜜語到他們底口裏來，

又從他們底口裏偷了去了。

前面一條小溪，

驢兒不過去了。

他們都望着笑了一笑。

好，驢兒不騎了；

柳條兒不要了；

男子底鞋兒脫了；

婦人在男子底背上了；

驢兒在婦人底手裏了。  
男子在前，  
驢兒在後。

(四月五日，津浦鐵路車上)

從連山關到祁家堡

一

這裏底山花比銀還要白些。

這裏底山色比黛還要濃些。

又有些開紅花的小樹，從山脚一直匍匐到山頂。

豬呀，羊呀，課馬呀，也沒有人照料，

只在草地上漫漫地遊着。

白楊也曬得懶了。

開土的也挖得倦了。

他們都選花陰下伏着喝茶，

兩個姑娘卻在旁邊底石上坐着。

二

也有些着葉的樹子，  
花卻總是白的。

遠近都掩映着些灰白的茅屋，  
都零零落落地矮小得好看。

路旁幾家紅磚的新屋，

高高地撐着些彩畫過的魚幌子。

溝裏拉着兩個襁褓的小孩子，

一個望着路上幾個日本兵底佩刀，

一個望着屋簷下一個晾衣底日本婦人底一雙  
雪白的肥手。

三

燕子在土上飛來飛去地。

炊烟從山腰裏冒出來，浮來浮去地。

男子跟着，婦人領着，一個人駕兩條牛，一個人駕兩匹馬，就在那些土裏犁來犁去地。

土邊一所四合頭的瓦房子，

外面三十來個藍衣紅領的小學生，都在那裏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地操着。

牆下底草花真綠得自在，

卻不知道佩刀的要強做他們底主人了！

(五月一日，南滿鐵路車上)

## 鴨綠江以東

鴨綠江以東不是殷家底舊土了！

但滔滔的江水還儘管綠着。

江之東是尙白的，

卻也有些種藥的在這裏穿着藍褂兒。

江之西是尙藍的，

卻也有些挑菜的在那裏飄着白帶兒。

甚麼東西江水，可以割斷人間底愛麼？

鴨綠江以東不是殷家底舊土了。

但我也不能願她還是他底舊土，



讓她就是她自己底舊土好了！

好秀麗哟，這些層層疊疊曲曲折折的巒嶂！

還有平平的溪水，就迴繞他們懶懶地流着。

遍山野都是小松；

遍田坎都是青菜；

遍家屋都放着雞豚，

——裝點成了太平的景象。

天之所以助她麼？

還是所以誤她邪？

回望故鄉——

蔚藍的天空遠映着，

甚麼高山大河，都迷在飛絮似的白雲裏了。

路遠了，

路遠了，

也聽不出青秧田上底杜鵑聲，

只有這滿山紅着底杜鵑花還擬得出幾分鄉味

兒。

呀！我最愛你杜鵑花，

愛你底紅，

愛你底紅好像是血染成的！

呀哈！「灑我黃兒千斗血，

染紅世界自由花！」

——朱家郭解底俠風那裏去了？

但我相信這個還終歸睡在我們底骨子裏的。  
但滔滔的江水還儘管綠着。

哦，好兄弟，好姊妹，

你們去照照你們底面孔！

看啣！

去年底稻椿還在田裏。

頂着甕兒底婦人正去井邊汲水。

土裏躬着的莊稼漢兒正把鋤頭兒薅草。

唉！我可愛的老百姓們，這幾年底收成好

麼？

上了田租，剩下的怎麼樣了？

你們所希望底子女們讀書得怎麼樣了——我可愛底老百姓們？

噫！那裏底杜鵑聲？

「還我蜀來！還我蜀來！」

望帝之魂怎麼也飛到這裏來了？

「還我蜀來！還我蜀來！」……

哦，好兄弟，好姊妹，

鴨綠江以東不是殷家底舊土了，

但我也不能願她還是他底舊土。

起啣！起啣！……

（五月一日，南滿鐵路車上）

## 紫躑躅花之側

一對赤着脚的小兒女，

（至多不過十六七罷，）

搬了滿車底稻梗，

慢慢地走過紫躑躅花之側。

婦人推着；

男子挽着；

曼聲歌着；

嘖嘖嘖的車聲，

淺不克凌，淺不克凌的鳥謳聲，

自然成韻地和着。

藍花的白帕子漾着滿田坎底紫躑躅花。  
紫躑躅花有甚麼香，  
他們並不覺得。  
紫躑躅花有甚麼色，  
他們並不覺得。

(五月，東京訪新村作)

日光紀游十一首

天氣看來倒是很晴的。

北京大學遊日學生團底事算完了。

我們也給東京底都市氣閉苦了。

於是有壽椿，有日葵，有椒新，有彥之，有

白情，熟路的老朋友有善徵，

我們一道兒去逛日光去。

我們一火車直坐到日光驛。

二

走路要輕裝，

我們只好吃一個「親子井」。(一)

三

我們第一步過神橋。

這裏是一條半長不長的寬拱橋，

有紅的欄杆，

有綠霞霞的水，

有驚心的浪，

有神祕的光景。

四

我們會走馬觀花；

我們也善觀大略；

我們又髣髴好讀書不求甚解。



不測的雨來了。

我們一溜烟便穿遍了東照宮；

一溜烟又走過了二荒山神社；

一溜烟又看完了寶物館。

東京底櫻花都謝完了。

東照宮還給我們留下了幾樹。

我們覺得這裏底天氣變了。

\* \* \*

一望的長松；

一望的圍牆；

一望的金鏤；

一望的朱漆殿宇。

士女們都在拜殿裏羅拜。

他們儘管向神龕底下拋錢。

兩廊陳列着些古東西，

幾個漂亮的和尚卻在側邊朝衣朝冠地跪着。

聽說這些都是日本皇家的。

聽說這些殿宇都已有好幾百年了。

寶物呵！

國粹呵！

刀劍呵！

宗教的儀式呵！

野蠻時代留下來底東西呵！

——但幾個守東西賣畫片底女子卻是很時髦的。

五

好雨！好雨！

北白河宮邸哪，

田母澤橋哪，

大久保哪，

清瀧村哪……

我們都來不及看了。

我們再一電車坐到馬返。

六

馬返以上沒有電車了，  
我們只得走去。

好雨！好雨！

草鞋套在靴子上；

油紙搯在背上；

顆顆的雨直淋在草帽上。

哈……哈……哈……

好雨！好雨！

哈……哈……哈……

哈……哈……哈……

一路赤脚的女子笑起過來了。

油紙揩在背上；

『下駄』(二)提在左手上；

洋傘撐在右手上；

顛顛的雨直淋在綉花的紅裙上。

他們看了我們越是忍不住笑了。

我們看了他們也更得了笑的材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過幸橋，

過深澤橋，

我們直溯大谷川底源頭沿上去。

我們不溜在河裏也就是本事了！

哈：哈：哈：哈：

好雨！好雨！

七

好容易上到劍之峯，

我們可要歇憩了。

我們便坐在一個茶屋裏吃「菓子」，(三)

細聽般若瀧和方等瀧底狂嘯。

鄉下底女子要紅些。

日光驛底女子便紅得多了。

這裏底瀧子更紅得可憐。

她不過只有十四歲。

她又賣畫片又給我們斟茶。

她最愛笑。

日葵最愛引她玩。

說，「好紅呢」！

她便笑把她底兩隻手蒙着她底臉兒。

又說她底手，

她又笑把她底兩隻手藏進她底袖兒。

八

天要晚了，

我們不能不快走。

我們便直從幾灣斜路底當中截上去。

我們遠念着日光最高峯，

近只看脚面前底兩三步。

我們上前便上前，

再也不知道有甚麼回顧。

後面是泥滑滑的高山，

周圍塞滿了白濛濛的雲霧，

回顧去可很不好看呵！

我們一口氣跑過大尻，

天恰晚了。



伊藤旅館還很周到的，  
我們便住下了。

換衣；

洗澡；

說笑；

喝啤酒；

第一回吃「撒希美」。(四)

十

好冷呵！

第二早晨我們才覺得冷呢。

風帶了雪片吹在我們底臉上。

好一片綠霞霞的中禪寺湖呵！

冷風在太陽光裏颯颯地吹着。

南面陰山的積雪；

北面陽山的櫻花。

半邊白的；

半邊紅綠相間的。

盆供似的上野島遠峙在湖底東面。

好美的，好神奇的中禪寺湖呵！

沿湖南到歌之濱，

北到再一個二荒山神社，

我們討了些紅葉，

買了幾根櫻杖，  
便沒有再往前去了。

十一

雪那樣地白；

雨那樣地濺；

銀河那樣地瀉；

霧那樣地飛騰；

雲烟那樣地縹緲；

海破天崩那樣地駭人；

大鐵鎚打在地上那樣地震動。

疑是中禪寺湖底神龍貪愛陽山上底櫻花吐出

了白涎。

疑是威娜司(五)爲了天下有情人拋下一條長帶

子。(六)

哦，這不是我六七年來所夢想底華嚴瀧麼？

今天到了！

上下了許多的石坎和棧道才到了！

根本解決的少年哲學家藤村操還在這裏麼？

「悠悠天地，

遼遼古今——」

我對了這個也有些失望呢！

萬有之真，真就以「不可解」三個字爲注脚

麼？

「不可解」底解決，真就以這樣爲極致麼？

大谷川底水綠霞霞的，  
怎麼竟不答我呵？

華嚴瀧呵！ 華嚴瀧呵！

我不願看你了！

我且把我當做你一樣地直瀉到海裏去！

(一) 雞肉和雞蛋混蒸底鉢子飯，日本叫做「親子  
井」。

(二) 「下駄」是日本的屐。

(三) 糖餅之類，日本統叫做「菓子」。

(四) 「撒希美」，譯音，是一種鮮魚打生吃的，爲

日本最闊的藥品。

(五) Venus

(六) 日本盛行死戀底風氣，來投華嚴瀧的甚多。

(七) 藤村操，年十八，恨宇宙底疑問不解，投於華嚴瀧而死。臨死，在巖上削開樹皮題道

：「悠悠天地，遼遼古今，而以五尺之小而

計此大也！婆來肖之哲學，竟何「阿瑣利

諦」之足值？萬有之真，一言而悉，曰，

「不可解」而已。恨哉，悶哉，而卒以決於

死！且既立乎巖上，而我之心冥然。而

後乃今知悲之極之適一於樂之極也！」云云

（五月二十五日，日本）

歸來大和魂（有序）

由神戶回上海，過長崎登陸，再上春日丸，我真和日本小別了。既而相去越遠，憑欄迴眺，只見汪洋，追懷日本底美，不勝戀戀，而一念及她底醜，又不勝可惜之情。記得我在東京帝國大學演說，曾說到大和魂和世界底文化，深惜大和魂之附非其體。於是本這個意思，賦長歌幾章以招之。

大和魂，我底心醉了。

你所備的，大體都給我愛了。

算囉！

孤傲的山，

險絕的水，

炫縵的櫻花，

不是你底靈麼？

儉約的「下駄」，

干淨的蓆子，

忙不了的竹掃把，

不是你底肉麼？

悲壯的歌，



質樸的踊，

沈雄的劍，

有恥的『腹切』，

鹿兒島底戰卒，

贏得死戀底江戶子，

不都是你底兒麼？

哦，大和魂，

我所愛的，大體都給你備了。

只可惜你自己沒有梶兒！

譬如染絲，

你好比白礬；

有了你顏色就亮了。

你卻不問他是甚麼顏色。——

染於蒼就蒼；

染於黃就黃。

譬如釀酒，

你好比麴子；

有了你就釀醉了。

你卻不問他拿去做甚麼。——

飲交杯也用他；

配毒藥也用他。

又譬如機器，

你好比力；

有了你就動了。

你卻不問他做的是甚麼。——

或者縫衣；

或者舂米；

或者榴散彈也是他造的。

哦，大和魂，

只可惜你自己沒有枕兒，

你把道兒走錯了！

你爲甚麼可貴？

不是爲人間而可貴麼？

人間不用神性，

不用獸性。

要你擁一人，

教你愛國；

卻教你不要愛人間。

「四大德」甚麼東西？

不只是奴性罷了麼？

我見你底神性；

見你底獸性；

卻何曾見你底人性！

我最愛的江戶兒，

——不會尙名譽，尊仁義，扶弱而抑強，以  
供人役使爲賤麼？

俠邪，江戶兒！

君子邪，江戶兒！

不也是大和魂底兒麼？

如今，卻怎麼不見了？

不見江戶兒，

所以成其爲貴族官僚軍閥壓平民，而資本家

壓勞働者底日本麼？

所以成其爲愛國而不愛人間，徒見神性獸性而不見人性底日本麼？

——羞啣！

山孤傲而無脈；

水險絕而能留；

櫻花炫縵而不終……

也是大和魂底靈麼？

日本呀！

不見江戶兒，

我爲你哭了！

哦，大和魂，  
你還在麼？  
你把道兒走錯了！

歸來，大和魂！

歸來，大和魂！

守你底靈；

養你底肉；

好好地帶着你底兒；

剷除你底蠱賊；

以你底血洗你底污；

不要作人間底仇而作人間底友！（六月七日，春日丸船上）

幡

夜深了，

人都要睡盡了，

隔艙一陣纏綿的瓊阿林卻引我上甲板來。

哦，好月呵！

綠銀邊的藍雲塊兒濃抹在天和海底圓線上。

遠近翻起點點的銀波。

四圍底空氣都籠着一層淡青色。

纏綿的瓊阿林更引我上天，

引我下地，

引我到北京，



引我到南京，

引我到上海，

引我飛過巫山十二峯，

引我走遍了十二萬里。

(六月七日，春日丸船上)

弔福田

記得去年相見，

你只是一個小孩子，

我卻說你是一個老頭子。

我說你——

我底舌下有無限的辛酸。

如今，

你倒不是老頭子了。

你卻走過老頭子底前面去了！

記得今年相別，

我送你上南京，

甚麼話我都想不出說的，

只教你少讀些，多玩玩，少想些，多跳跳。

我看你——

我底眼裏有無限的辛酸。

如今，

你倒不讀了，不想了，

卻是玩也不玩了，跳也不跳了。

記得前一回我回北京，

你和德熙到江邊來攔我，

不知道怎麼沒撞着就過去了。

後來他告訴我，

我心裏更有無限的辛酸。

這一回我又過南京，

我和德熙來看你，

卻只見漆棺五尺擺着了！

記得小時候算命的給我說，

報應在天。

後來讀到西廂，

又覺得天是專以顛倒人間爲快的。

後來又讀到進化論，

才知道天只顧着力往前走，甚麼也不問的。

「福田，你底力怎麼樣呢？」

我想起一個誠實的你，

一個伶俐的你，

一個溫文爾雅的你，

一個面帶煩惱的，吹着一枝黑竹兒的簫，

一個老頭子似的小孩子……。

唉！這麼一個物質的世界！

「福田！我底淚不輕爲少數人掉的，如今

卻爲了你了！」

(六月十三日，津浦鐵路車上)

## 斜陽

斜陽從老柏樹裏透下來  
壓在中央公園背後底紅牆上。  
牆下底野花也被晚風吹顛了。  
他們點上陽光，  
更紫金得可愛了。  
綠葉子邊底縫裏  
盡填着花花路路的胭脂色。  
哦，你穠豔的胭脂色，  
我直要和你親嘴了！

(六月十七日，北京)

自得

中夏什刹海底清晨

是一組複雜的音樂，

是一幅活的畫。

鐵嘴兒飛着嘰哩呱喇地叫。

鵝鶉兒對對地跟着，唧的一聲，又投向蘆葦裏去了。

白的小蝴蝶兒端在空中飄着惹燕子。

柳陰裏露出幾欄遮不住底紅樓，

一根挑子在樓下走着叫白菜。

滿担底綠桃子紅李子在一家屋簷下擱着。

賣東西的卻坐在一塊青石礅上打渴睡。

側邊又有一個斑白的老頭子，一針一針地坐在階級上補他春天底破棉襖。

簷上底老烏呱的一聲，

他舉頭看了一眼湖裏底紅藕。

溝裏有些魚兒跳出水來曬肚皮，

——捲出水紅色的白肚皮——

碧水一井，又振起一個圈兒。

忽然飛來一隻白鷺夾了一尾去了。





荷葉吹了些清香出來。

西山從屋頂上露了些黛暈出來。

白雲在藍空裏隨意浮動。

軍警彈壓處底五色旗曬在紅樓邊底簾棚下浪着。

隔岸一個打赤膊的，噉噉噉地推過滿車白亮亮的冰。……

一組複雜的音樂，

一幅活的畫，

盡在中夏什刹海底清晨裏。

（六月二十二日）



# 天亮了

天亮了麼？

夜娃子嘎嘎地飛着。

我底夢醒了。

起來；

摸我底箱奩；

收拾我底行李。

月光從亮瓦裏透進來，照在我底帳鈎上。

夜來香隔着我媽底屋子香過來。

媽呀！我怎麼樣捨得你？

只是你把我錯愛了。

你怎麼樣不諒我底心？

你怎麼樣不想想你當年底自己？

你不曾也誤過麼？

你自己誤了還不足，還要誤你底女兒麼？

或者誰教你取價於你底女兒麼？

村裏底狗叫得好厲害，

雜着窗外縷縷的蟲聲。

我底行李收拾好了。

我底髻兒也挽過了。

月光也斜到粉壁上去了。

天大概要亮了。

屋裏都聳着模糊的黑影兒，

——怕啲！

屋梁上一炸，好像我嫂沒有睡着底嘆聲。

嫂呀！ 只有你知道我底心；

只有我底心知道你知我。

只是你當初也太隨人擺布了。

從今後誰來慰你？

也誰來慰我？

願你珍重！

願我們都自慰啲！

雞叫了。

老哇也離枝了。

我底心亂了。

窗上蒙着粉白的顏色，——天就亮了。

去麼？

回到床上去睡麼？

鏡子裏隱着一個作難的我。

抽開門兒看看罷。

東方已挂上了幾片很淡的紅雲。

木槿花底香醉得我好嬾！

卻是他香得怎麼樣自由！

唵，去罷！

梅子樹上底小鳥也驚起來了。

芭蕉底涼露滴在我底頭上。

哦，這是我手栽的，

是伴我讀書底密友！

芭蕉呀！爲甚麼你總對着我悶悶地？

你惜別麼？

我們今天不別，就終久不別了麼？

我底淚不能軟了我底脚。

你不要傷心。

我望着你點點頭，你望着我笑笑。

你好好地長着喲，芭蕉！

你不要傷心，我去了！

（六月二十三日，北京）

題仕女繡幀（爲彭夢民夫人）

一

只有雪配作麥子底朋友；  
只有松配作雪底朋友。

二

稻田裏曬着好些個打穀子的，  
汗滴在水裏，簌簌地響，  
荷葉底笠也焦得不中用了。  
忽然透來幾陣風，  
涼得他們穀子都不想打了。  
他們謝謝風，

——看出茅簷邊綠蔭蔭的竹子。

三

藥家種底花好幾畝呢。

他底女兒卻最愛菊花。——

清晨簪他；

晌午餐他；

晚上摘下他挑到市上去。

四

一年累到頭底年來了。

年年栽籬笆底梅開了。

快摘下些花來，過個鬧熱年罷。

白的拿給老孃子。



紅的拿給女兒。  
開得好的拿去送周家。  
開繁了的拿來壁上插瓶子。

(六月二十四日，北京)

## 晚晴

大風雹過去了。

世界全笑了。

天安門外陡呈滿天地莊嚴的顏色。

紅日從西北角上射過來，

偌大一塊藍玉都給她烤透了。

羣衆五萬人能容底地上斜返出花花路路的紅影子。

紅臉紅手的兵，帶着紅帽子，很嚴肅地在紅影子上排立着。

四圍紅牆黃瓦，紅樓綠瓦，都端端正正地對

着西北角上底紅日放光。

東長安街花牌坊上卻拖出兩道很長很長的彩虹，圍接着正陽門上底大城樓。

沿路合歡花底紅冠都給北京電燈公司烟肉上底金烟鍍成赤金色了。

哦夥！世界全笑了！

大風雹過去了！

這些景樣樣都不錯。

上帝送我，

我應該怎麼樣做？（二）

（六月二十七日，北京）

(一)當我正在那裏走着，忽得一種感興，想道：

『上帝送我，我應該怎麼樣做？』既而頓悟

，又想到胡適教授底應該一首裏有這種相類的調子，於是依樣填足一句『這些景樣樣都不錯。』這是偶然的。其實這種調子萬不可以成風氣。

## 別北京大學同學

一九二〇年六月下旬，北京大學同學餞別我們於來今雨軒，與會的到六十幾人，都是曾共過患難的。當時百感叢生，我在席上演說，竟至聲淚俱下。七月二日我離北京回家，到車站上送我的又到二十幾人，也以北京大學同學爲多。同車的有兩位軍人，看着大爲感動，竟不恤以心腹告訴我一個生人。車上追念往日的壯劇，中夜不能睡覺，出車憑鐵欄北望，慷慨悲歌。而殘月一灣，更使我添無限的

別意。於是追譯來今雨軒底席上演說使  
成行子，以瀉憂思。

諸位兄弟呵！

我們不是同學麼？

我們同學和尋常同學不同，

不是曾共過患難麼？

但是我們底成就怎麼樣？

我往日離家，

家裏底人送我，

我心裏未嘗不難過；

但我只掉頭不顧就去了。

今天你們饒別我，

我卻不能只掉頭不顧就去了。

我喝着葡萄酒只當是血淚！

我們想，

所貴乎做同學的應該怎麼樣？

不是說要互勸道德，互砥學問，互助事業

麼？

道德上我們要勉做到完人，

我們於完人自問做到了沒有？

學問上且不說太高深，

我們於自己所學的是否還有愧？

事業上我們還只是學生——

但從去年五四運動以來我們總是曾共過患難的，

如今我們底成就究竟怎麼樣？

我呢——

更該萬死！

我受同學底厚愛以當全國學友底重託，

而我誠還未足以感人，

學還未足以濟用，

致釀成今日底危局而前功幾於盡棄。

諸位兄弟呵！



或者我們於同學之道大概還有所沒盡麼？

噫！……

但我們底來日長着呢！

我們也不要惋惜過去的，

我們但努力於來日。

我此去至少得待五年後才回國。

諸位兄弟呵！

請以這杯葡萄酒爲壽了！

五年後而我於道德上學問上事業上都沒有很大的長進，我誓不回來見你們；

你們而於道德上學問上事業上都沒有很大的

兒 草



長進，你們也不要見我！……



盧山紀游三十七首

一

外湖裏底水給夜雨後底涼風滴着。  
堤上底草吹得只是拜。

兩件單衣都涼透了。

摩托車從新壩上直開到妙智鎮，

二十幾里底工夫就到了。

過眼底東西都飛也似地過去，

只覺得滿眼盡是莽蒼蒼的。

莽蒼蒼的之中蜿蜒着幾條紅的道兒。

蓮花洞怕被雲迷了。

山邪？

雲邪？

那裏看得清楚呵？

卻又何必看得清楚呵？

二

無勇莫游山，

我心裏常常地這麼想着。

十八里底山程遠麼？

你自己不作工，還要帶累幾個人跟着你不作

工，還要拿錢買些痛給他們，

這個理出在那一部經上？

你底腳帶來幹甚麼的？

你自己不走，也算你自己遊山麼？  
這時我心裏更不斷地這麼問着。

一個提包一枝杖，

更脫下一件單衣，

飛也似地我就往山上走去了。

寺哪，菴哪，洞哪，

我也沒有心問他，

只韻着流泉底控琤聲，

望白雲底深處上着。

飽我有涼透了的粥；

飲我有激流的泉；

潤我有籟霖的雨。

——我還有甚麼不足呢？

究竟他們底擔負要重些，  
挑担子的也給我趕過了，  
抬箱子的也給我趕過了。  
我們底衣裳都濕透了。  
看看就上到筋竹嶺了。

山阿裏流泉打得欽里孔窿地響，  
引得我要洗澡底心好動，  
我就去洗澡。

石塘上三四家荷蘭式的茅店，風吹得涼悠悠地，

引得我要歇憩底心好動，  
我就去歇憩。

隔座一個挑担子的，

蒲扇不住地扇着，

茶不住地喝着，

周身底汗不住地流着，

眼裏帶着一種驚詫的神光，不住地把我打量着，

引得我要問他底心好動，

我就問他：



「朋友，好汗呵！」

幾顆汗換一個錢呢？」

他望着我笑了一笑，

卻不曾想出甚麼話來答我。

三

筋竹嶺上底路更陡了。

山是層層疊疊的；

路卻螺旋似地迴繞着他們。

仰頭看不上百來級坎子；

埋頭也看不上百來級坎子。

滿地底淫泉；

滿山底酷日；





好在筋竹兒有風，還平平淡淡地吹着。

夾着路旁的都是筋竹兒，

野草在竹縫裏茸茸地壙着，

也雜得有朱黃的諛花。

最可愛的是崖邊吊着底那一枝，

我便攀下他來簪在帽子上。

經過一根板橋底時候，

一個八九歲的小姑娘很勤快地在那裏洗她底

手巾。

我問得她愛他，

便又把他從帽子上取下來給她了。

哦，雲來了。  
四面底山都不見了。  
前後底人都不見了。  
天陡然陰霾了。  
瀑布也不知道在那裏，  
卻儘作他駭人的撞聲。  
忽然幾陣飄風，  
雲從山頂上沈下來，  
露出一點——二點底青峯，  
紅紅綠綠的牯嶺已在前面。  
山下白濛濛的，——

只怕又在下雨了。

四

山坳上零零碎碎，斷斷續續，上上下下地擺着許多顏色鮮豔的房子——各種西洋式的房子

黑壓壓的，橫成一杠的卻是中國式的街道。

除了就是綠蔭蔭的草木了。

除了就是綠蔭蔭的草木裏破開底幾條白的道兒了。

賣蘋菓的，賣沙發的，

賣領帶的，賣牛津大學底書的，

九江和南昌還不容易找的，這裏倒有了。

拖下駄的，

對對往來的，

長裙短袖燙鬆了頭髮的，

九江和南昌還不容易見的，這裏倒多着了。

徽調底歌聲，

三味線底歌聲，

蘇格蘭底歌聲，

春之花底歌聲，

讚美上帝底歌聲，

九江和南昌還不容易聽的，這裏倒處處都是

了。

好一個歐化的牯嶺呵！

從北山上看轉來，

全嶺在望，

覺得她嬌滴滴越顯紅白，

我所住底大觀樓也格外襯托得好看。

迴望九江，

正好給暮色籠住了。

基督教青年會裏消夏底學生，都男男女女，

三三五五地在草徑上遊着。

他們大半都穿着夾衫子，或套着黑的夾背心

哦，還不還是七月麼？

好一個藝術化的枯嶺呵！

五

晚夜通宵的潤雨，  
涼得我這時候才起來，  
窗外底炊烟已曬得成了紫金色了。  
遠處怕不能去遊了。

花洲有兩葉，

和我同住在一塊兒。

我有甚麼呢，他們卻這樣他喜歡我？

我們一見就如故了。

我們要遊去就一道兒。



我們何不上南山去遊遊去？

六

上山！ 上山！

一路底白泉；

一路底石橋；

一路底紅房子；

一路綠釉釉的松；

一路朱黃的護花；

一路底泡桐樹。

泉到了源頭了。



盥我；

飲我；

瑩潔的石頭愛我。

——揀他五綫回去送我心念着他的。

七

這麼一個寬坪呵！

再繞上去就是山嶺了。

我們從草徑中走去，

草在我們底脛上拂來拂去地。

露水卻早被朝陽烘去了。

皮鞋踩在淫泉上咕咕地響。

菖蒲底脚下長着赤芝。



還有沒謝完的杜鵑花還在那裏紅紅黃黃地開着。

還有蒼黃的花蝴蝶兒對對地點着燈籠草。  
還有許多的花兒草兒蟲兒說不上名兒的。  
還有亂草裏忽看出幾根紫玉簪花。

哦！紫玉簪花？

我有好多年不見你了！

記得八九歲時，我底媽曾簪慣了這個的。

媽呀！你還有髮可以簪這個麼？

我想摘他兩枝給你寄回來，

又怕他在路上萎了！

八

上到一個凹口了。

挑柴的說，這裏就是含鄱口。

問他鄱陽湖在那裏？

他手向西邊底空裏指着，

口向他底指頭兒上躡着：

「那裏不是麼？

只可惜全給雲遮了！」

蒸騰的雲呀！

可惜我不能立時把劍揮開你！

但雲裏似乎還有一個洞望得下去的。  
挑柴底朋友，你看那雲洞裏不是麼？

綠的，暗藍的，是原上底秧田。  
白的，黃的，赭紅的，不就是湖麼？  
但還是看得很模糊的，雲洞竟合起來了。

登罷！

登在峯上去罷！

雲又露出缺兒了。

有島；

有船；

有大船；

有蜿蜒的小河流入湖裏。

河口髯鬚還有兩株大樹。

但還是看得很模糊的，雲缺兒又補起來了。

再登罷！

登在最高的峯上去罷！

雲又大散開了。

這麼大的鄱陽湖，卻花花路路地送了好些丑我們底眼裏。

剛看着底那隻大船才是一個小島呢。

右邊更有一垠長洲，髒髒馬鬣封似的，真青得不能再青了。

雲塊兒拂過底地方點點現黯白的顏色。

但總是看得很模糊的。

但再要不模糊些，或者倒要沒有意思了。  
好，謝謝你蒸騰的雲！  
我底劍也不好揮你了。

——你把一片鄱陽湖藝術地給我們看了！

九

三上南京，一登牯嶺底夢九，說是爲訪蔡蘇  
娟而去的。

介民也不久才來訪過她。

她竟給人家景慕到這樣麼？

我何妨也去——也去訪訪她？

天已晚了。

好容易從流水聲裏，交叉路裏，樹林影裏，上上下下的山谷裏，「錦特爾滿」和「奶得」乃至郵差底口裏才問得她！

一個「奶得」先開了門來接着我。

待了好久，她才跟着一盞明暗的洋燈走出來

慈祥的眼；

和靄的面；

長長的身材；

肥肥的手；

多血的顏色；

親切的丰度；

蘊藉的笑；

二十三四底年紀；

黑潤的髮；

青氅的衫和裙；

金線緣邊的袖；

齊整的精神；

有規矩的進退；

形而上的美。

早知道她是篤信耶穌教的，  
寒暄了幾句話，

我就問她起信底因緣。

她說：

「我從前也是不信教的，而且是不顧人家信教的。」

後來在南京底一個教會學校裏打「坦尼司」，在一塊很干淨的板子下揭出一條蛇來，

我就大為感動了。

我想，

有這樣的事麼？

這麼好看的外面，固也可以藏這麼不好的東西在裏面麼？

一個人外面再弄得好看些，而可以存一個壞心，和這個有甚麼分別呢？



我又想，  
沒有上帝來統率，  
恐怕終給我任情走錯了。

於是不管我底姊妹幾個怎麼樣，我獨於信了  
教了。」

「我是信而不教的，

——也可以說是信的信而不教底教。」

我只念着對我要信，

對人要愛；

「草兒在前，

鞭兒在後。」

我正鼓起勇氣在「人的」路上走着呵！

但我要信甚麼，

我要十分明白他；

我要不願人家信甚麼，

我也要十分明白他；

我不能站在人家底棧外，瞎說他棧裏底貨底

好壞。

我信耶穌；

但我還不信要上帝呢。」

我儘這麼對她談着。

聽我說我也曾讀過擺布爾的

她就問我眼裏底耶穌怎麼樣？

我說：

「第一，我看耶穌是藝術的。

你看他底一篇演說，

把說道的比了播種的，

把聽道的比了受種的，

把得道的比了收成的，

這那裏是一篇演說？

只是一首詩罷了。

第二，我看他是實用的。

你看他那麼不惜草鞋地走，

不惜口沫地說，

不惜釘在十字架上做，

就是孔丘墨翟又何嘗過得了他呢？

第三，我看他是人格的。

你看人家有病的捉捉他底衣衫就好了。

你看二百年底十字軍。

你看兩千年來這麼多的信他的。

你看今後還不知道他底流風怎麼樣呢。

這是怎麼樣的感化力——人格的感化力！

我想藝術的和實用的是該要我們兼擅的。

我想要有一個人格的真和善和美。

只是羞呵！

我雖這麼說着，



這麼想着，  
畢竟我底工夫還不到呵！」

她說：

「好呀！

要到這樣的工夫除非信教呀！

譬如燈。」

她便手指着電燈。

「這個燈是不會熄的；

因為他是仗了一種虛靈不昧的力的，

這個力是沒有盡的。

點油底燈卻不然，

油有盡而他就熄了。



泰山你不曾去過麼？

我曾登在他底頂上，

俯看往來山下底浮雲，

便覺得我底心高潔好像山花，

一切榮利都看在浮雲裏去了。

因為信教是仗了一種虛靈不昧的力的，

這種力是沒有盡的。

好呀！

要到這樣的工夫除非信教呀！」

「是的，

教，

我一定要明白他，

我一定要社會學地明白他。」  
我這麼回答着她，  
風吹得窗櫺可可地動，  
茶都冷得有些噤齒了。

後來我又問了她些廬山底事。

後來她又問了我些北京大學男女合校底事。

後來她又許我送我的書。

後來我又許她介紹她和我底朋友研究宗教學

底江紹原通信。

後來我要走了，

她才打發一個提燈籠的送我回去了。

黑簇簇的夜；

冷颼颼的風；

斷續的蛩聲；

明滅的燈籠；

高聳聳的兩個人影

我一路想着「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烟」底

李騰空

一路蹣跚地走着。

好容易從「錦特爾滿」和「奶得」乃至郵差  
還在走底道裏，上上下下的山谷裏，樹林影裏  
，交叉路裏，流水聲裏，再回到我底大觀樓！



只有這藝術化的牯嶺配住藝術化的她；

只有藝術化的她配住這藝術化的牯嶺。

第十日晴：一級原野，一望無際，山在裏，樹在邊。

十日晴：一級原野，一望無際，山在裏，樹在邊。

借兩葉，照花香。

李東輕裝，

請挑子，送一袋手紙，挑一擔去與雲錦。

裹麵包，請人挑。

帶牛奶，

漫游去。

十一

上山！上山！

一路底白泉；

一路底石橋；

一路紅房子；

一路綠釉釉的松；

一路朱黃的護花；

一路底泡桐樹。

這條路正是我們昨天走過的。

泉到了源頭了。

又上到我們昨天走過底寬坪了。

又看見我們昨天登過底高峯了。

聽說寬坪就是當年陳友諒底練兵處。

疊。

聽說高峯就是不知道多少年前底女兒城。

聽說那些髣髴有條理的大石頭就是古代的壁

聽說這正山不知道會經過多少回底鬧熱呢！

哦，山靈呀！

你大概愛鬧熱麼？

我可不忍聽這樣的鬧熱呵！

惟願人們永久不再看這樣的鬧熱！

好晴呵！

半點兒雲渣滓也沒有。

又走到我們昨天來過底含都口了。

真箇鄱陽湖會梳粧！

昨天的雲髮蓬鬆；

今天的滿頭珠翠。

昨天的眉目含愁；

今天的毫髮可數。

昨天的離魂倩女；

今天的新嫁娘。

鄱陽湖真箇會梳粧，

三面都擺着這麼長這麼寬的大鏡子！

十二

尖山底草縫裏漸漸地吐雲了。

雲給我們作幡，

我們依着含鄱嶺底山路斜下去。

這邊山，

泉底源頭又出來了。

他卻只在一片亂草根子裏慢響着。

泉給我們奏樂，

我們底脚給他作拍子。

十三

剪茅做底屋；

砌石做底壁；

釘板子做底門扉。

牆外有一架兩架，兩架三架底臙脂花和扁豆

花。

牆下開着斗大十來窩黃葵。

衣服散晒在牆頭底竹竿上。

吠生客的有狗。

避生客的有帶着一羣小雛底鷓鴣。

詫生客的有一個十五六歲藍衫大銀耳環眉目

間飽蓄着山嶽清秀氣底好姑娘。

前後左右滿土底馬鈴薯開着紫花，隨風吹了

些香過來。

這是尖山凹口下底幾處山家。

他們底屋裏沒有主人。

我們便隨便端了一條長板凳來坐着。

他們底男子劈柴是打樵的。

詔生客的那位好姑娘卻走過山溝上去了。

石磴上跪着一個藍衫紅褲的少奶奶正在那瑤

瑰的清流裏漂白線。

我儘這麼想着，

假使世界上沒有了強盜，

我們不該和他們一樣麼？

我又想着，

早晨餐黃花底嫩英而晚上殮他底嫩葉。

這是怎麼樣地舒服！

最後我又想着，

我們更大家這麼商量着，  
不知道他們究竟還上不上田租？

十四

快晌午了，  
走到五老峯底肘下了。

遠遠看出燬殘了的月宮院。  
滿路一望的筋竹兒，

我們尋着路撥開竹枝走。

遠近竹林裏大小的鳥兒競唱他們底山歌。  
忽聽一聲驚人的「兒儘睡起」，

我記起八九歲時兄弟姊妹們相玩底事了！  
阿爺常起得晚，





我們早起便聽着「兒儘睡起」底鳥聲，  
弟弟愛用口笛去學他。  
我們總怕他擾了阿爺底清睡，  
我們總勸他不要學。

阿爺呀！

如今隔了十四五年

我還能在幾千里外重聽「兒儘睡起」底鳥

我們相別七八年

你竟長睡不起了！

十五

一座荒涼的古廟，



燒剩下些石梁還在庭前穩穩地架着，  
這就是月宮院。

有桃子，

有梨子，

有胡桃，

有瓜架，

有玉蜀黍，

有芭蕉，

有紅萵苣菜。

廟裏供的觀世音菩薩，

住持一個三十來歲當過兵來的和尚。

他說他曾轉戰幾千里；

他只不願說他當年的戰事。  
他眼裏底殺氣已經消磨得盡了。  
他把很粗很大的瓦壺各斟一椀本山土產的雲霧茶給我們。

十六

走過五老峯下不上五老峯，  
我們不如當初就不來好了！  
我們不知道從那條路上去，  
竟給挑子引得要到三疊泉了。

我說：

回去！

折回去

折回去登五老峯去！

我們便從舊路走回來；

挑子卻讓他等在月宮院。

我們心想着五老峯，

脚跟着樵路走。

山溪裏底大魚也不久看了。

沿路經過底花草也不放在眼裏了。

我們猛然竟把前後的道兒走迷了。

哦！我們走迷了！

我們不認得五老峯；

但我們相信她總在這正大山裏。

我們登到這正山底最高處總不能不找着她。

我們登罷！

——但選他底最高處登罷！

十七

荆棘哪，蔓草哪，

漫山遍野都是，

竟令我們沒有地方插足。

我們更姑息不得他們。

我們便忍心把亂杖撥倒了他們。

但我們終究有些不忍。

——我們竟不上了罷！

哦，不行！

退回去也沒有歸路了！

但問第一個到五老峯是怎麼樣去的？

他不比我們還更要艱難麼？

我們但當作第一個到五老峯去的好了！

我們登罷！

——但選他底最高處登罷！

舊麻刺了我底脚，

我一顧恤他，

他們已走了好遠了。

竹枝又刺了我底手，  
我再一顧恤他，

他們更走了好遠了。

噯！這有甚麼值得顧恤的？

你顧恤他，

他就不阻你底前路麼？

你不顧恤他，

他就真足以危及你底根本麼？

走喇！

進喇！

你所要底五老峯馬上就要到手了！



好，杖也撥軟了；

靴子也踏爛了。

路更錯了；

人更餓了。

坐在一個磐石上且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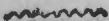
牛奶以醬麵包；

滌泉以沖牛奶；

白玉簪花底梗以攪滌泉。

舉晶瑩的盃以邀五老，

並問他們承露盤裏底東西究竟比這個何如？





逆泉流而上；

踩石磴而上；

攀葛藤而上；

左左右右選角度稍鈍之處而上。

手脚全創了；

衣服全髒了；

好容易爬到山上了。

花了兩三點鐘底工夫畢竟爬到山上了。

（愛情是痛苦換來的。）

二十

山腰是紫玉簪花雜着白玉簪花。

山頂卻全是朱黃的諛花。

遠近有幾根老而不長的小松樹，  
山石這麼大一塊一塊地，亘着全山底脈絡，  
枕矗立着。

山外撐着萬丈懸崖直令我們不敢俯視他。  
夾谷裏大小長短的說話聲空然和答着：

「哦，山靈呵！」

「哦，山靈呵！」

「哦，莽斯特兒！」

「哦，莽斯特兒！」

「哦，你可以和我做朋友麼？」

「哦，你可以和我做朋友麼？」

「哦，你要小心！」

你底地位很高了，

恐防跌下去！」

「哦，你要小心！

你底地位很高了，

恐防跌下去！」

「……………」

哦，雲來了。

他從石縫裏吹了出來了。

他從草根裏吹了出來了。

他把我們繞着了。

他襲進我們底單衣裏挨來絲絲的涼氣。

我嗅嗅他沒有味兒。

我輕輕地捧了兩掬餐在我底熱肚裏。

我又吐了出去摩蓋他。

我想把他收做無盡藏的棉絮，散給世界上無  
衣的。

哦，他又從夾谷裏騰了上來了。

近山都騰滿了。

我們相隔五六尺都不能相見了。

哦，雲呀！雲呀！

請你騰我上天，

我不願再回去！

二十一

哦，好駭人呵！

我們登到五老峯底極頂了！

陰風忽忽地飄着。

滿耳隔山瀑布聲不住雷也似地吼着。

從崖邊跌下去一定會落到好幾十里！

崖間開着一大樹朱紅的顆粒花，說不上甚麼名兒。

崖下拳大的幾所大院子，周圍都繞着竹子。菜園裏一個針孔大的白褂藍袴的做莊稼的在那裏摘青菜。

遠近幾條白亮亮的山溪蜿蜒着流入雲裏。

昨天所見右邊一垠長洲，髣髴馬鬣封似的，真青得不能再青了的，不要就是南康麼？

但他底背上又塗着幾點南昌道上底豬血泥。

鄱陽湖底一隻角卻隱約現在長洲外。

可惜四圍底遠處都給雲迷了。

哦，雲開了。

山下萬里的大太陽。

鄱陽湖七百里底全景盡在我們底眼底。

湖裏黃白黃白的水——往來的帆船都數得清

平原上亂着起伏的丘陵。

遠望無極的揚子江直像風嫋嫋地拖着一條長  
銀帶。

西望見武漢。

東望見九江。

城郭如豆的是南康一帶底州縣。

北望黃雲瀰漫的竟髣髴是蒙古底沙漠。

湖上有兩團傘蓋似的厚黑雲，

大概沿湖底州縣要下驟雨了。

哦，只請我們自己不要早死了！

——我們還能重來麼？

哦，雲又來了。

他一抹便把所有的東西都封了。

要下雨了。

我們趕快回去罷。——

我底日葵！

我底壽椿！

可惜你們不來呵！

二十二

好雨好雨！

渾身的衣服都溼透了。

靴子踩在濕草上咕咕咕地。

遠近的山鳥都笑我們說：

「泥滑滑！」



泥滑滑！

行不得也哥哥！

但我們已經陷在背水陣裏了！

我們趕快下去罷。

我們逐着泉流下去。

我們踩着石磴下去。

我們攀着葛藤下去。

我們更從沒有路的山坎上跳下去。

我們不在月宮院裏換衣服，

要用脈管裏底熱血一綫一綫地把他們烘乾！

震動五老峯底瀑布聲才出在這裏呵！  
走了七八里底雨路卻到了團山澗底土梁上了

三疊泉髣髴掛着三鋪白珠簾似的，  
活活活地只在東邊的山腰裏亂吼。

西邊凹凹凸凸的九疊屏着上了雨裝，  
直像孔雀張開了翠翎子。

兩疋山從一條很深的夾溝裏用團山澗底土梁  
連起來；

土梁仄得竟像一條綫。

——世界上也有這樣的奇景麼？

走過圍山澗便是東方寺。

一個帶髮修行的齋婆開了門來接着我們。

她穿着和尙領的衣，

下襟都破成掃帚了。

我竟暴認她做日本人。

我們到一家小店裏去喝燒酒，

吃乾魚，

回頭再來用她給我們炊底紅米飯。

## 二十四

萬丈崖不知道量來有多少丈？

崖邊可以再看三疊泉。

但他最低最長的一疊卻給崖嘴遮住了。

滿山的子松。

我們儘攀着子松癡看三疊泉底上兩疊。

滿山的子松。

子松上長着青的，赤的，纍纍的松子。  
摘他一大把回去，寄他心念着我的：

她寄一顆；

他寄一顆；

他和她和他都各寄一顆。

滿山的子松。

我們儘攀着子松癡看三疊泉底上兩疊。

挑子卻忙脚忙手地走着：

「快走啲！」

快走啲！」

天晚了！

山貓就要出來了！

天晚了！」

他口裏更不住地這麼唸着。

二十五

天真要晚了。

夕陽拼命把她底臙脂色來媚人。

湖光也紅了。

雲影也紅了。

豬血泥的土更紅了。

白衣白帽以至於人面都紅了。

子松上底翠卻更翠得可愛。

哦，你穠艷的臙脂色，

中央公園裏底臙脂色，

我直要和你親嘴底臙脂色，

不想你又尋我到這裏來了！

天真已晚了。

我們恰走到平地了。

再去五里就是土橋街了。

滿天的星星亂着往來的螢火。

稻田和四圍底山色都黑成一片。

我們走過一座白石橋，

蛙哪，流水哪，

秧雞哪，草蟲哪，

都在黑成一片的稻田和四圍底山色裏啁啾，

好像一羣瞎子在奏樂。

## 二十六

一口氣走到土橋街，

街上底老小都來看我們。

我們宿在一家沒有招牌的飯舖裏。

我們全知道他們底話；

但他們竟說他們不全知道我們底話。

老老板娘少老板娘都很賢惠的。

他們給我們溫湯；

給我們炊飯；

給我們煮豆腐；

讓了他們自己有帳子底床來給我們歇。

我看他們手上生滿了蚊瘡，

知道他們底帳子有破孔。

卻是最難得的是少老板娘胸前兩個圓滿的大

奶。

她真是幸福呵！

她竟毫沒有染着都市氣！



哦，祝福你少老板娘！

祝福你康健！

祝福你養兩個又白又胖的小孩子！

二十七

十一日晴。

脫靴子；

換草鞋；

再上山；

蟬聲泉聲又遠遠地來迎我們了。

二十八

三里走到海會寺，

是一座領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底古廟。

有幾個和尚在唸經；

有幾個和尚在種菜；

有幾個和尚出來接着客。

有白蓮花。

有紅繡球花。

有三層樓上底鄱陽湖。

有清淨。

有唐朝傳下來底老契紙。

有特別使我感動底字畫。

我約智明方丈要寄兩幅西洋畫送他。

他把普超上人血書華嚴經給我們看，

我給他糊裏糊塗地題了些東西。

我約他三十年後再到這裏來。

二十九

白雲在天上往來。

太陽毫不假借地曬着。

兩岸直而且高的松樹夾着。

鳥聲和蟬聲競奏，鬚髯聽出當年的絃歌聲。

溪水潺潺地迴流，清亮得令人直想跳下去，

我幾番直想跳下去！

遠遠萬綠叢中襯出一道紅牆壁，

我們知道白鹿洞就在眼前了。

可憐的清流呵！

我真捨不得你！

我們不忍直進白鹿書院去。

我們且過獨對亭；

且在石橋欄干上坐着看水；

且拋石子閒打橋下黃荆叢裏底白荷花；

且從枕流邊跳下溪裏去洗澡。

我們越洗澡越樂了；

我們越洗澡越懶了；

我們越洗澡越不忍起來了。

美蛋以爲餚；  
清流以爲酒；

石開底高潭以爲杯。

我們舉頂至踵地全投在酒杯裏。

我們醉了便在枕流底斜石上睡着。

我們越洗澡越樂了；

我們越洗澡越樂了；

我們越洗澡越不忍起來了。

我們越洗澡越樂了；

我們越洗澡越樂了；

我們越洗澡越不忍起來了。

我在枕流底斜石上睡着。

我想會點畢竟算狂得愛人，他獨志在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我想仲尼畢竟也算是內行，只不知道他遊舞雩也會在那裏嘗試過沒有？

我想考亭應該至少總在我這裏洗澡過的。

我們越洗澡越樂了；

我們越洗澡越懶了；

我們越洗澡越不忍起來了。

右岸山坎上還托着一座奎星閣，我們已沒有心還上去看他。

白鹿書院已成了江西農業專門學校白鹿洞演習林事務所，

是一所經過兵擾荒涼的大院子。

院後剩着白鹿洞，

是一個立方一丈多的小石洞。

圓頂以象天；

方趾以象地；

規模粗具的一個石鹿卻立在洞裏。

院裏剩着玉蟾真人草書白鹿洞歌底石刻。

正殿裏剩着石刻吳道子畫仲尼底遺像。

三十

十五里走到南康。

城是圯了的；

街是朽了的；

街房上底瓦多半都是破碎得不忍看了的。

家裏底狗逐出門來吠生客。

老鷹撲下街邊底案上來攫肉吃，就是小孩子也得要戒嚴他。

婦人正作上海十年前底時髦。

街上底老小都帶着一種驚詫的神光來打量我們。

鄱陽湖底水從小西門浸進城裏來，

牧牛的便騎在牛背上趕着許多的牛在水裏來往。



通城沒有照像的。  
通城沒有有蚊帳底客棧。

三十一

錢家湖裏蘆舟。

山影連鎖似地環繞在湖面。

暝色帶來些模糊塗在黛暈上。

鯉魚斑的紅雲映在湖面織成絲絲的鮫綃紋。

波紋由紅而橙黃了，

由橙黃而綠了，

由綠而油碧了，

由油碧而藍了，

由藍而黑了。

天守着晚了。

乘晚攀登落星島，

有橫直十來丈底荒地，

有黃荊花，

有鐵芭茅花，

有茸茸阻人底瘦草。

回望南康沿湖底漁火襯着城裏幾點明暗的燈

光。

滿天的星子照着漿聲送我們回去。

三十二

我覺得修到中國底山水真幸福！

他們底主人竟肯這麼樣放任他們！

有這麼多的寺院竟沒有設學校。  
有這麼大的瀑布竟沒有安發電機。  
有這麼富的礦產竟沒有人開採。  
有這麼遠這麼高的重嵐疊翠竟沒有培植過森  
林。

他們底主人竟肯這麼樣不騷擾他們！

三十三

只怕不能趁路回九江，

我們恰等到天亮就起來了。

我們要到馬迴嶺去趕上火車。

出西門，

渡西湖，

過西觀，

越樟怨橋，

趁一帆風順罷了。

哦，前天我們親自摩過底五老峯，不正插在

右山底雲裏麼？

左山巍巍然矗立，直插天外，白雲鎖着他底

峯頂，不就是漢陽峯麼？

漢陽峯底右肘下，兩個尖峯並立着，不就是

雙劍峯麼？

再其下青翠欲滴，圓潤如饅頭的，不就是秀

峯麼？

馬尾泉癩癩地白着。

瀑布泉卻怒掀掀地從秀峯底萬丈懸崖上撞下來，鬍鬚在十幾里外底湖裏都聽着濤吼。

秀峯寺夾在兩條瀑布底中間，隱隱現出一叢黃綠黃綠的竹子。

竹林上面山腰裏，從葱蒨裏冒出兩道炊烟，鬍鬚又是一所大古剎，不就是黃巖寺麼？

白雲一縷一縷地在半山上島出橫綫。

哦！好艷麗的朝陽，好蒼翠的山，好綠的水呵！

曾經華嚴瀧難爲瀑布；

今年五月裏我游日光已經寫過了。

我是這麼樣寫的：

「雪那樣地白；

雨那樣地濺；

銀河那樣地瀉；

霧那樣地飛騰；

雲烟那樣地縹緲；

海破天崩那樣地駭人；

大鐵槌打在地上那樣地震動。

疑是中禪寺湖底神龍貪愛陽山上底櫻花吐出

了白涎！

疑是威娜司爲了天下有情人拋出一條長帶子

！  
L

曾經華嚴瀧難爲瀑布，

今年五月裏我游日光已經寫過了。

我是這麼樣寫的。

我們走到秀峯寺遠看瀑布泉。

我們更走到龍潭去飲他。

她隔我們還有六七里，

但我們沒有工夫再逼攆去了。

我也沒有筆力把她比寫華嚴瀧更寫得好那麼

寫出來

但是——

看喇！

鄱陽湖七百里處全景盡當在她底眼底，

這是怎麼樣地宏麗！

泉從崖腹上瀉下來，

這是怎麼樣地奇橫！

香鑪峯上底鐵塔緊對着泉口，劈髯一脚可以

跨過去似的，

這又是怎麼樣地警策！

哈哈！李白看她做一幅畫，

我卻要讀她做一篇八股文了！

但是——



我不知道山上也有一塊湖沒有？

三十五

我們繞着廬山底腳向東去。

我們儘跟白色的道兒走着。

我們儘餐廬山底秀色。

但她似乎已給大太陽晒萎了。

我們覺得她不似早晨的媚了。

我們更覺得她渴得要死了。

走過萬頃底稻田，

熱風騰騰地烘着。

右邊一所圍牆繞着底大古廟，

峯上承着一座插入雲裏底巖塔，

聽說這裏是歸宗。

忽然田角裏扇出一股黃荆風，

飽滲着水荆芥的茶味兒，

我們頓覺得廬山又張開笑靨了。

### 三十六

十里走到隘口山。

走了五里還有二十里；

走了十里還有十六里；

走了十五里還有十二里；

走了二十里還有八里；

這二十里真長呵！

越陌又度阡，

沿嶺又翻山，  
遠遠還望不見馬迴嶺。

一條寬溪攔住了。

沒有橋；

沒有溜子；

也沒有跳磴子。

我們只得脫下靴子，

紮上褲子，

赤着腳涉過去。

這麼好的路呵！

春秋時代底好路呵！

我想寫他出來只怕沒有人來了；

我想不寫他出來又怕他竟自不修了。

（別的路也何嘗不是這麼的？）

真教我底筆左右爲難呵！

### 三十七

我底廬山呀！

多謝你底好風景！

請你放心，

我已趕上馬迴嶺底火車搭回九江了。

我又到外湖裏來看你了。

你可能撐下你底臂到烟水亭邊來和我握握

手？

縹緲的廬山只不答應我。

白雲淡淡地掃着。

縹緲的廬山，真難看出她底真面目呵！

白雲漸漸地濃了。

我真慚愧，

我竟還認不真她。

白雲呀！

吐你出來的是五老峯麼？

秀峯麼？  
牯牛嶺邪？

一閃便成了金世界了！

西望金紅的一長片正閃着金光，

上面包着藍黑的雲，

再散開淺藍的雲，

再散開瀾望淡綠的天。

湖波也起起落落地閃着顆顆零零碎碎的金光。

迴望廬山，只現着一顆峯頭了。  
她已擁擁腫腫地着了紫金袍了。

見 草

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籠上了紫金色。

(七月八日至十二日)

## 鬪虎五解

一

誰能剪虎底爪，取他們底牙？  
不能，就莫如聽他們自鬪。

二

我們真不能剪他們底爪，取他們底牙麼？

不要因為我們只是徒手呵！

趕緊修好我們底槍，

裝上我們底彈。

他們鬪的要鬪死了，

鬪的要鬪傷了，



——至少也要兩個都倦了。  
不然，他們又要鬪餓了！

三

我們不要惜他們，  
所以我們不要勸他們；  
因為他們在一天總是要噬我們的。  
我們不要恃他們，  
所以我們不要助他們；  
因為他們在一天總是要噬我們的。

四

鬪虎雖不免要躊躇我們底糧食，  
但沒有了他們，我們就永遠幸福了。

五

鬪呀！ 虎呀！ 鬪呀！  
鬪而死誠不若鬪而生；  
不鬪而生又不若鬪而死！

(七月十三日，九莖)

## 孔丘底逃亡

盜跖致來覺書給孔丘說：

「來，來！

願你入夥！

我們有金燦燦的衣；

我們有香蓬蓬的飯；

我們有住不完的高樓大廈；

我們有喧赫的光榮，

甚至於有千秋萬世的光榮。

我們誠意地歡迎你。

你要甚麼我們都給你。

而且我們給你預備了頂華美的寶座。

來，來！

願你入夥！」

孔丘也十分感謝他們底誠意。

但他只得答謝他們：

「謝謝你們！」

這些東西我都用不着。

要是當真愛我，

何不你們自己出你們底夥？」

他們又致來哀的美敦書給他說：

「來，來！」

你必得入夥！

我們不能隨便放鬆你。

你不能不受我們底抬舉。

你必得入夥！

不然你便自殺！

不然我們便只有最後的手段對付你！

來，來！

你必得入夥！」

他決不入夥。

他又不能無誠意地入夥。

他決不自殺。

他也不能螳臂當車地和他們宣戰。

他只有痛哭。

他只得抱了上帝底木主逃亡去了。

(七月十五日，九日)

## 律已九銘

一

天地不是你底父母；  
包羅天地的才是你底副象。

二

如廁是早起後第一件大事；  
勞動是日間第一件大事；  
少用心是晚上第一件大事；  
打拳，看星子，是臨睡前第一件大事。

三

除了清風明月，

沒有一樣可以是你的。

四

我要做就是對的；

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

隨做我底對的；

隨丟我底對的。

五

不要背我以餽天下後世；

不要工具天下後世以奉我。

六

同乎你的是最可愛的；

不同乎你的是最可憐的。



忠你最可愛的；  
恕你最可憐的。

七

有孺子歌曰：

「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

纓和足都是我們要濯的。

八

每到吃飯底時候，

想想你這頓飯吃不吃得值得！

每到睡覺底時候，

想想你今天底事做完了沒有？

九

石門晨門說：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孔丘說：

「其爲人也

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八月，四日)

## 弔敵秋

「敵秋死了！」

忽從郵片上讀來這麼四個字。

但我並不吃驚，敵秋；

我早知道你要死了！

我在松社裏和你第一次握手，

我握着你底手是這麼滑膩的，

我看你底顏色這麼白，這麼紅，

我覺得你底眼裏這麼多情，

我頓時深爲吃驚。

我早知道你要死了！

和你一樣的氣質和我握手底朋友

經我預言他要死的

加上你五個了。

當日你獨匆匆地先去，

（卅日踏青會裏便先折了你一個！）

你和我相別第二次握手，

我頓時更爲吃驚。

我早知道你要死了！

「敵秋死了！」

我早知道你要死了！

聽說你爲悼亡你底夫人而死的。

敵秋，中國社會也太冷酷了，

獨你不恤作殉情底犧牲，

我相信你沒有死！

——你和你底夫人都沒有死！

(八月，四日)

## 西湖雜詩十九首

一  
月下送來隔船底簫聲，  
去年底西湖還認得我。  
我只當回家一樣。

### 二

俞家底阿毛是很好玩兒的。  
我常拉着她底手說：  
「毛妹妹，乖不乖？」  
我教你唱一個上學底歌兒好不好？」  
她也愛拿手挨挨我底臉兒。

三

德熙也愛俞家底阿毛。

一天我又拉着她底手說：

「毛妹妹，

你愛德熙些麼？

你愛我些？」

從她嫩牙齒的口裏答出來的是：

「我一樣地愛你們！」

四

越熱越要跑得快；

越跑得快越要熱；

越熱越要跑得快。

從靈隱一口氣跑上北高峯，  
熱都騰上頂門了。

回頭忽見白亮亮的錢塘江，  
城郭湖山盡在我們底眼底，  
我不知道要怎麼樣寫他，  
我只有說不出的愉快，

——血汗換來底愉快！

五

明天我們不要再爬山了。  
因為山花都插滿我們底頭上了，  
只怕要愛鮮的，又不忍棄痿了的他們。

六





藍二太太很疼她底女兒；  
她底女兒卻不那麼疼她。  
但她還是很疼她底女兒。  
她疼不着她底女兒竟來疼我們，  
竟把她給她買底話匣子都拿來送給我們了。  
我們倒不寂寞了，  
只是寂寞了藍二太太。  
哦，祝福你藍二太太！  
我們倒是很疼你的，  
只願你底女兒再自己去疼她底女兒！

七

我們剛送德熙出俞莊，



淚從一道紅光裏就閃到他底眼裏來了。

我心裏想着說：

「德熙，不要罷！」

我還要到南京來看看你才出國呢！」

但我始終不曾說出口來。

八

蓮子說：

「都覺得我底肉甜，

誰嘗到我底心苦呵！」

九

蓮子呵！

我嘗到你底心苦的。

但我要你解解我底熱，  
我只得把你囫圇吞下去。

十

凡經我做過的都是對的。

十一

中元節底前一晚上，

燒香的便忙着趕上上天竺。

滿湖的浮燈；

滿夜的簫鼓。

西湖公園裏正好捉迷藏，

只是俞老太太走不贏。

十二

雷峯上底狗吠生客，  
我用手去摸摸他底牙，  
他倒把舌來舐我。

潤斯笑我說：

「狗都親熱你！」

我說：

「我都親熱他呢，

怎麼他不親熱我？」

十三

夕陽梭下北高峯，

滿天滿湖都紅透了。

遠近暗綠的山襯着杭州靠湖一帶底紅粉牆。

雷峯塔底上半截最後還顯他底泥金色。  
一些不可理解的東西卻端在我底心裏醞酵。

十四

白薇花落了。

儘讓他落去罷。

十五

東西要是可以有主的，

請問問法相寺底老樟樹。

問他還認不認得俞家底少奶奶？

十六

石壁上那裏也塗得有些人名字。

但我們總覺得沒有一個我們知道的。

陟岵亭底石柱上，卻題上好些個衆人都知道的了。

我才和舜生商量着：

「假使馬克斯將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 十七

從毛家鋪跑到龍井，

跑到紫雲洞，

跑到虎跑，

我們底脚都跑得很燥了，

才下一陣偏東雨來潤潤我們。

雨卻不停了。

我們只得赤腳紮褲，

戴了衣服做底斗笠跑回來。  
半路上雨又停了。  
斜陽照出滿天地的金光。  
東邊吐出兩道七色的長虹。  
我們在喜洋洋的綠芭茅裏蹣跚着，  
好像扮了脚色在演著色的影戲。

十八

我總想問問西湖底神：  
「假使電車路修到上天竺，  
真就使這些山俗了麼？  
假使湖裏行駛小汽船，  
真就使這些水沒有古銅色了麼？」

十九

德熙去了，

少荆來了。

少荆去了，

舜生來了。

舜生去了，

葆青絳霄終歸在這裏。

誰配管領湖山呢，

我卻暫時作他們底主人？

(七月至八月)



送翟蘊玉夫人和她底果得兒往北京

當果得兒才生了不久，

妹子就給你寫了幾行信來，

勞髒記得說：

「恭喜你呵！蘊玉！

恭喜你做了老太太了！

只是，可惜了！

賢母良妻之中更可靠了一個了，

爲了「人」去做「人的」事的卻怕要少了一

個了！」

不錯，我想，

或許也不錯！

但我總還想問她：

傾了小孩子，真就不能做超於賢母良妻底事  
了麼？

爲了「人」去做「人的」事，不是所有的人  
底事麼？

那麼，誰還去生小孩子呢？

——我相信要做賢甚麼良甚麼是做「人的」  
事底起碼的事。

如今，我卻可以更相信你了——

你不是正還要往北京去求爲了「人」去做「

人的「事底工具呵？」

哦，上帝怕你辛苦了，大約先安慰你一個小孩子！

願你謝謝上帝！

但果得兒卻穩穩地睡着，甚麼也不管他的。

二

這麼一個莊嚴璀璨的世界呵！

但上帝自己知道他沒有甚麼本事，

僅丟下些機會給了人們就不管了。

人們卻不爭氣，

要打仗，

要爭風，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還要加呢！」

「不加了！」底反應。詩是我底詩

；這兩句話卻是舜生底話。孔丘說：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

醉人醒了。

他還在愛底河上坐着。

他底瓢舊了。

河裏充滿了冷酷的沈默。

青草矇矓着美睡。



水也太薄了；

河也太廣了；

醉人也太不才了；

他都知道。

但他想——

還有一滴淚便是要加的；

還有一滴血便是要加的；

淚乾了，

血盡了，

用瓢加過底痕跡是不滅的；

波起麼？

不起麼？

不是他加水的所宜問的。

他說：

「還要加呢！」

(九月，上接)

## 一封沒寫完的信

四五個月沒有家裏底信了，忽然接着她一封白紙的長信。

我本不忍讀他，

便安頓了一副熱淚去讀他。

字字的青椒，

字字的梅子，

——是一封沒寫完的信。

她說：

「七月十三日從九江底來信收到了。」

她說：

「你底婆老了。」

她又常常生病。

她成日家念着她底孫兒；

她成日家把臉洗着她底淚兒。

她好容易盼到你可以回來，

如今你卻不回來了！

她說，她會看不到你了！

她說：

「你底媽頰白了。」

她算着你今年要回來，

她天天總對我們說起你：

她說，你今天怕離了北京了；

她說，你今天怕到了漢口了；

她說，你今天怕到了重慶了；

她說，你今天怕要回家了。

她總把甚麼東西都給你留着！

如今卻盼到你底信回來了。」

她說：

「你底大姐衰了；」

二姐還好；

弟弟已帶了小孩子了；

三妹底小孩子壞了；

四妹也嫁了一年多了；

五妹和六妹都長得這麼高了。

他們都眼巴巴地盼着你回來。

他們盼不到你回來，卻倒來勸我不要惹氣

！  
└

她說：

「你不要問我！

你也不要念我！

我病了！

我底病重了！

你幾年來問我，

我總不敢提起我底病；

我只怕你惡氣。

如今——

誰能小別十年呢？

我往回念你，

只想接着你底信；

這回接着你的信，

卻又不像往回念你了。

我病了！

我底病重了！

我就有些好歹我也心甘。

你給我寄應東西，

我也並不望你底東西。

我也不要你給我買藥。

我底病也不愛給你寫得。

（九月十七日）



答別王德熙

德熙！

我底德熙！

送別我底詩讀過了。

我有甚麼呢？

我只有滿腔熱血。

你也知道我只有滿腔熱血。

你說，很着重地給我說，

「蓄住滿腔熱血；

走到那裏，

酒到那裏；

酒到那裏，

紅到那裏！」

德熙！

我底德熙！

我底熱血沸了！

我底熱淚騰到眼裏了！

人家說，

血是不可以許朋友的。

我底血卻全是要給朋友的。

我只有回答你說，互相勉勵地說

「蓄住滿腔熱血；

走到那裏，

洒到那裏；

洒到那裏，

紅到那裏！」

我更敢對世界上所有的好兄弟好姊妹說，

「蓄住滿腔熱血；

走到那裏，

洒到那裏；

洒到那裏，

紅到那裏！」

德熙！

我底德熙！

我底熱血沸了！！

克 草

---

我底熱淚騰到眼裏了！  
我先到阿美利加去等你！

(九月二十二日，上海)

風色

旗呀！

旗呀！

紅黃藍白黑的旗呀！

(九月二十六日，上海)

## 別少年中國

黃浦江呀！

你底水流得好急呵！

慢流一點兒不好麼？

我要回看我底少年中國呵！

黃浦江呀！

你不還是六月八日底黃浦江麼？

前一回我入口；

這一回我出口。

當我離開日本回來底時候，  
從海上回望三島，

我只看見黑的，青的，翠的。

我很捨不得她，

我連聲唱出幾句

「山川相繆，

鬱乎蒼蒼。」

直等我西盡黃海，

平寬到我底少年中國，

我才看見碧綠和軟紅相間的，

我底脈管裏充滿了狂跳，

我又不禁唱出幾句

「江南草長，  
羣鴛亂飛。」

黃浦江呀！

你不還是六月八日底黃浦江麼？

今天我回望我底少年中國，

她還是碧綠和軟紅相間的，

只眉宇間橫滿了一股秋氣，

——「嫋嫋兮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

你黃浦江裏含得有汨羅江裏底血滴麼？

少年中國呀！



我要和你遠別了。

我要和你短別五六年——

知道我們五六年後相見還相識麼？

我更怎麼能禁唄出幾句

「對此茫茫，

百感交集！」

我樂得登在甲板底尾上

酌我青春的淚

對你們辭行：

我底少年中國呀！

願我五六年後回來

你更成我理想的少年中國！

我底兄弟姊妹們呀！

願我五六年後回來

你們更成我理想的中國少年！

我底媽呀！

我底孃呀！

願把我青春的淚

染你們底白髮

願我五六年後回來

摩挲你們青春的髮呵！

(九月二十八日，支那船上)



此藥能治小兒疳積、腹脹、泄瀉、嘔吐、不思飲食、面黃肌瘦、夜啼驚風、痰涎壅盛、咳嗽氣喘、一切小兒雜症、服之立見神效、每服一錢、開水送下、



## 離家之北京

強顏還爲笑，長揖致遠游。  
雨肥慈笋拆；風掃白蘋秋。  
聲聲珍重語，但聽怕回頭。

(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 解嘲

男兒不怕羊裘薄；還典羊裘作酒錢。  
數得賊頭六十四，「功成當在破瓜年！」

(九月二十一日)

## 過黃河橋

萬里闌無人，中夜過黃河。碧天秋月明，濁  
流激皓波。貫月架長虹；河水極東流。列車自  
南來，白練縮飛舟。車聲自隆隆。河流自洋洋  
。上下相和鳴，天籟宏無雙。天風割面寒。  
鐵索凝青霜。銅甲耀金刀，悲涼古戰場。漢子  
久沈淪；雄風何微茫！對此思古人，悠悠使我傷  
。我原如此河，來從西海西，萬里五千年，長瀉  
無窮時。我欲如此河，窮流東海東，黃波盪白流  
，大地浴薰風。舉手屬黃河：「平流且莫哀！  
中國有少年，紫氣函谷來。五洋爲尾閭，門戶爲  
君開。少年氣如虹，馭日摘天英；風馬復雲車，  
馳騁返崑崙。少年無東西。少年無古今。少

年復少年，生子又生孫！

(十月二十一日，京漢鐵路車上)

### 弔黃興蔡鍔二將軍

憑弔將軍意，心傷敢自賒？  
貳臣猶根蒂；四

海未桑麻。我亦楚人子；彈淚祝靈媧！

(十一月，北京)

### 寄全鑑修天津

嘉陵山水秀，間氣茁奇英。  
頻年猶豹變；少

小自龍文。傾心君弟久，何時更晤君？

(十二月，北京)

遺懷二首

比來檢點從戎業，拾筆還操未了工。南郭濫  
竽慚畫虎；東方善謔悔雕蟲。十年讀付卯投石；  
六月息猶蛇羨風。知是天公將鉅任，故當着意老  
吾躬！

只今幸未中書毒！動裏摩觀悟本真。但有  
圍腰差強意；無端拊髀又愴神。嘗邀魯客爲知己  
；慣與靈均作比鄰。學得愚公訣以後，不知津處  
已知津。

雲山處處誰爲主？敢戀烟霞守菟裘？間亦  
爲文偏愛馬；疏於酬世但隨鳩。沈潛已作沾泥絮  
；得失渾如不繫舟。惟笑書生干底事？百年担  
負爲民憂！

(十二月，北京)

### 題仕女畫幀

髻慣盤攢髮慣斜；莫愁湖上自由花。停揮笑  
共檀郎語，學足蠻書泛遠槎。

(十二月，北京)

### 東城根口號



驕風砭骨寒；雪泥撲膚緊。重裘不禁風，猶有無衣者！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 北京)

### 夢得(有序)

昨夜夢一女郎以詩藁一帙見示，立能成誦者頗多。醒則僅憶其一首而忘其題。爲錄存之。

入幃警春風，窺簾意轉慵。白雲還自媚，出袖作眉峯。憔悴羞看鏡；教妾若爲容？

(二月三十一日，北京)

戲答周永祺（有序）

自四川寄詩云：「荷花耐暑梅凌寒，各

凜孤標適性天。莫道六郎無顏色，未甘鬢玩

鬪春妍。」蓋解嘲也。

何處適生卸暑寒？無何有地自由天。劇憐

盆供深閨裏，不及山花隨意妍！

（三月，北京）

天津橋憶家

春陽冷雪江湖浪；細雨濕花燕子衣。淒絕！天

津橋上客，憑欄不聽子規啼。(一)

(四月四日，天津)

(二)昔人詠天津橋者，多指洛陽城西之天津橋，此

特觸機而借用之耳。

### 暗香

寄鞋爲文淵夫人壽戲作

玲瓏輕巧；想濕紅襯砌，碧烟籠道。誰向

妃，塵裏偷來一分縹？料說驛梅入手，試茸榻，

鬆敲細躡；更暗裏輕問六郎，(二)合式知多少？

年少；春光好。惜蠶樣鰕生，煞難同調！

綺思空縹：知夢羅浮餘香裊！莫任百錢棄卻，留

待證，他年泥爪；話舊雨，泛蓮寫，鳧花傾倒。

(四月，北京)

(一)文淵嘗有句云，「六郎憔悴藕花風」，爲時傳誦。  
○又嘗寄我詩曰，「莫道六郎無顏色」。  
| 文淵固裙屣少年也。

### 踏莎行

自題小照

開遍藤蘿，香殘荳蔻，壯腰笑看花枝瘦。  
忍心甯道不傷春？傷春能令春歸否？

但種黃花；(二)漫拋紅豆。燕臺何處尋屠狗？  
人間遍地盡荆榛，敢忘起舞雞鳴候！

(一) 讓草，吾鄉謂之黃花。

(五月，北京)

### 三妹玉光于歸寄懷四首

忽聞君嫁菖蒲節，再度紅榴倍憶家。

雞爪山

(二) 前花事鬧；虎坊橋(三)上夕陽斜。豈無蘇老破天  
石？可有張仙浮漢槎？我欲御風風不顧，徒拋  
熱淚向雲花！

記得舊時休午課，紅蕉深處話闌懷：三張衛草  
金針歇；一曲春花(三)俗念揩。多謝編貽卮字絡；

最慚辜負合歡鞋！(四) 幾年姊妹都歸去，閒煞苔痕  
自掩堦。

蘆蒿三五婆娑劇，淺草橫塘弄碧荷。日麗赤  
楊篩倩影，風搖翠管振鳴珂。迷離蟬子因聲覺；  
澀汗花蠻(五)信手摸。他日舊游重到處，不堪回首  
叫哥哥！

底事女兒須有嫁？非關惜別使人愁。多君  
相得乘龍婿；愧我詩成嚼蠟媪！彩月催妝開寶鏡  
；丁香送暖掛銀鈎。願君相敬還相愛，雙宿雙飛  
到白頭！

(一) 雞爪山，吾家向山名。

(二) 虎坊橋在北京，近予寓所。

(三) 近日學校流行之歌曲有春之花。

(四) 三妹有新鞋，予嘗借著之；戲與之約曰，妹嫁

，且買更好者相償。而今未能也。

(五) 稻田有小魚著彩鱗者，吾鄉謂之「花蠻」。

## 悼 姊 妹

忽傳君物化，長笑有盈詞。未覺生之樂；焉  
知死可悲？箇郎甯作婦！阿伯自無兒！轉憶

(五月，北京)

貽紅橘，密襟淚若絲。

(十二月，北京)

## 斷句

戮我黃兒千斗血，染紅世界自由花！

(一九一八年一月，北京)

## 自題小照 集莊子句

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韜乎，其事心之  
大也！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許由曰：『殆哉  
，豈乎，天下！』 莊子曰：『聖人已死，則大盜  
不起！』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醉蓬萊

壽劉太師母八秩

(二月，北京)

有傳家盛業，碧浪連阡，縹緗千卷。舊種龍  
材，幾遠孫莘衍。庭滿護花，砌榮蘭桂，想陽和  
何限！酒泛薔薇；饌烹鵝笋；饗炊烏飯。

聽道當時，北牖南畝，剪穗抽縑，種梅留莢。  
動履延年；甚海籌須算！珠履三千，金釵十二，  
惜路迴人遠。滿注紅螺，遙觴金母，蜀天雲畔！

(五月，北京)

題仕女繡幀

爲劉天全世姊

蝶態翩翩草意榮，天然逸趣趁晴生。  
端詳小步臨風立，一任楊花上下輕。

(八月，北京)

## 河上

慵慵春陽，汎汎河冰。  
枯柳之穉；赤子之心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二日，北京)

## 除夕詩 戊午

我生二十二，二十三度除夕；  
十七除夕我在家；  
六度除夕我在客。  
未覺客裏除夕之可悲；  
焉

知家裏除夕之可樂！

人生幾除夕？可讓等閒過？醪飲博一歡，

知君意如何？大碗酒；大塊菜；烹鯉魚；作牛膾

；坐圍席；梁山會！少年重意氣，曲謹之文安足

介？

座上有離明，離明出臘肉。臘肉美且旨，鄉

味自芬馥；我拈七八片，片片生根觸。根觸成何

事？今夜豈宜論？今夜惟狂樂，岸然引一樽。

莫談時！莫談學！莫談兵！豈有鄉譚資下酒

？各抒野語藉開心。人生幾除夕？除夕正如

此：去來兩不知；年光逐流矢。當前不自樂，我

生爲何事？

飯後還品茗；倚枕競談瀛。無端辨意志，引起秀才之酸味。我言意志不自由。離明言意志自由。自由不自由難言，且盡一甌再一甌。

去，去，出門去！圍鐘直幹麼？乘輿訪樸園，踏雪沿北河。同行盡何人？且初，一峯，我。談笑不知寒，安步以當車。

樸園主人已早睡，忍拚除夕不守歲。爲問何者塵俗何風流？愧我就遊忘實利！

歸來歲暗移，還草除夕詩。我詩無成心，揮毫信所之。我毫無易殫，一呵寫一辭！

人生幾除夕？幾度除夕好？除夕復除夕，

朱顏年年少。除夕何其拙；人事亦何巧！我有  
三除夕，作客在北京：前年除夕夜，不聞爆竹聲；  
去年除夕夜，禁止慶新春；今夜又除夕，居然覩太  
平。徹宵鳴爆竹；絲管響入雲。街童惡作劇，  
敲門送財神。謝謝誰所賜？五城頌一人！繞  
室起徘徊，開戶見明星。

明星何皎潔！無語情脈脈。相看惟轉眼，如  
笑復如泣。

「問君笑者誰？」

「我羨驕人赤，帳裏醺羊羔，不知有帳外。」

「問君泣者誰？」

「我苦勞人寒：幾個哭山隅；幾家黯無歡；幾

處驚爆竹，假寐不成眠。」

我聞明星言，未知樂也苦；萬念轉轉轉，恍恍  
無主。安得好快刀，斬我混莽難理之心緒！

### 浪淘沙

花市靜無嘩；元夜空踪。願隨芳草夢雲涯。

卸罷晚粧還小立——誰院琵琶？

竹影半簾斜，搖上窗紗。儘將清淚洗年華。

垂幃不關風意惡，怕看桃花。

(二月，北京)

祝川滇黔旅蘇學生會週刊

乃與南訛；遂化窮桑。七日來復，而與世終

## 傑士吟

(七月，上海)

哈佛三傑士，(一)聲名動瀛寰。日本有伊藤，  
赫然并朝鮮。美國羅斯福，政績著兩間。中國  
有嚴復，浩氣假華年。歸來清天下，挾策王公前。  
乃慊中學疏，下幃復改絃；幾歲大業成，中西  
一貫參。無如舉世醉，獨醒良所難：虛心求容世  
，竟爾沒深淵。晚年轉無聊，學道求神仙。痛  
哉！誰之罪？未敢責名賢！中流有砥石；激

流有長楫。海內多傑士，何以挽狂瀾？

(七月，上海)

(一)聞嚴復先生與前朝鮮總監伊藤博文及前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同學於美國哈佛大學，俱爲著名之  
高材生，時人稱之云云。

## 西湖

一葉扁舟風裏過；半山晴晝雨中收。平生識  
得西湖面，鱸膾蓴羹樓外樓。

(八月八日)



壑雷亭

壑雷亭上壑雷響，堤銷碧潭一鏡開。百代冠  
裳人盡去；半天晴雨我初來。山花帶泣紅於血；  
渟石能春老不摧。懸瀑怒飛知有意，奔流山外洗  
塵埃。

(八月九日)

靈隱山遊

翡翠竹千箇；瓊瑤泉幾灣。峯迷雲有脚，烟  
雨憶巴山。

(八月九日)

風雨亭懷秋瑾

十年浩氣今猶在：劍草血花着意榮。芳塚有情埋俠骨；暮蟬無那動秋聲。

(八月十日)

蘇小墓

踏遍西泠尋艷蹟：長松何處？柳條新。荒涼莫道餘坯土，萬古湖山一美人。

(八月十日)

岳王墳

岳王墳後千年柏，勁與岳王墳土儔。幾度懷公還  
自奮，等閒怕白少年頭！(二)

(八月十一日)

(一)岳飛嘗有詞云：「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

## 棲霞洞

逃暑棲霞洞，冷然欲化仙。才通三曲徑，又  
是一重天。瀾滴疑銅漏；妖苔著翠鈿。缺巖斜  
照入，石口噴金烟。

(八月十二日)

## 玉泉魚何幸二首

玉泉魚何幸！乃游清水池。潛伏未假石；亦無蘋藻資；矜鱗不畏人，悠然弄美姿。何如在江湖，驚游避釣絲？乃知魚之樂，噉啣在不疑。相習無相害，物我自忘機。

玉泉魚何幸！其長數盈尺。千百亂成羣；有黑亦有白，有紅亦有黃，異種自爲色。生子逾億萬，存者百無一。存者甯非適？亡者亦安惜？生生不相食，五洋爲之盜！

(八月十二日)

### 三竺晚歸

山徑迷來路，潺潺水激流。  
蟾圓窺短樹；蛩韻警新秋。  
涼話僧初歇；悲歌客正愁。  
縱談天下事，野渡待歸舟。

(八月十三日)

### 放槳歌(有序)

痛游西湖者六日。楚僧枚蓀大鵬並先，後返上海，惟劍脩日葵祖烈與予尙作最後之流連。

是夜返自三竺，放槳湖中，逐幽境而上焉。

不禁樂極悲來，大呼「天地無情」也！

爲作此歌。

放棹西湖信舸行。路轉淒迷，夜轉清。四  
廂客棹響復停；水天如鏡漾月明；「天地無情」狂  
嘯聲！忽見鴉綠似有村，柳枝低亞石崢嶸，雲山  
相望水爲隣。我爲探奇此攀登。月滿花枝花滿  
庭；花影搖搖壓人輕；戀人花月不忍行；不知花月  
戀誰人？垂藤滿架對湖心。宿鳥無言總未驚；  
鷗猶貪游戲野濱；魚控清波皺月痕。風送菱歌上  
水亭；花氣荷香不可分。蟲吟唧唧撩客魂。洞  
簫一曲寫秋心。村犬驚客吠柳陰。槿籬茅舍紫  
微門，隔院鞦韆笑語聲。客盡淒然不肯聽。標

縹遐思入滄冥；豈有凌波降湖神！

(八月十三日)

## 題仕女美術照片十首

一

年時折簡苦相招；細柳劉園有竹橋；若箇平溪明似鏡，春游甯忍負寒朝？

二

錫簫聲裏鬪晴嬉。萱萋薰香柳染衣。四月陌頭花正好，怪儂端只愛薔薇！

三

晴新新製羅衣新。晚歲新妝尙領巾。最是

不梳頭最好。櫻花爛漫寫天真。

四

盤松怪石襯相扶；野草迷原亂不梳。就讀不知涼坐久，落花三點上蠻書。

五

白石磴邊柳岸斜。紅亭在望半松遮。爲憐池水清漣甚，故把縠巾洗浪花。

六

不知歡笑不知愁；閒釣碧雲伴水鷗。日倒潭光成二影，蘋花魚子戲人頭。

七

滿徑松涼絕可憐。采聲飛度石闌干。倩君



長笑攝君影，留得他時愁裏看。

八

纔過格欄又短橋；臨流一憩悶都消。非關秋  
至捐團扇；要惹雙蛾上草梢。

九

幽篁箇箇草絲絲，正是新涼欲滴時。獨倚柏  
扉數葉落；問儂心事夢風知。

十

漫坐垂楊聽晚鴉；織娘飛躍點裙紗。暗喚織  
娘休逕去，儂將搗汝醉流霞。

## 明陵感懷

已過百年畢帝業，猶誇坏土街皇居。  
人間青史惟傳恨；令我欲燒故代書！

(九月二十三日，南京)

## 雨花石寄絳霄

最愛雨花台畔石，含葩姿態剝蕉心；  
臨池怕寫六朝事，寄作雲箋話古今。

(九月二十三日，南京)

## 山東圖書館

遊罷大明湖，還訪圖書館。中庭寂無人；園  
花紅照眼。采椽襯丹楹；石崖封綠蘚。隔牆啼  
笑聲，嬌叱聞女伴。暗驚此地殊，男女豈合覽？  
山東蘆聖人，尊文垂古簡；况與東隣接，歐風宜未  
晚。猗歟頌山東！何憂宗國殄？無何闈者出  
，相看目閃閃。乃言：「有女賓，今日屈公返！  
」我謂：「此地殊。誰能設私宴？」闈者重  
致辭：「是則誰曾敢？此地重禮防，男女分日限  
。每周分七日，按周隨流轉；男五而女二，勿得  
相越犯！有館二十年，此例由來遠。」至哉歎  
聖丘！休風良可感！

(九月二十七日，濟南)

掃葉樓雅集（有序）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茗談于南京之掃葉樓，同遊有德熙晚蘭熙文啓濶偉娥□□，商工讀也。

此地最宜掃葉讀：臘脂井水，湖蓮茶。躬耕本是書生事；他日歸來種豆花。

寄家內

「五四運動」既起，予執掌國事，疏作家信者逾半年。家姐玉如，內子瑞仙，舍弟中

量，並先後以書抵樸園，旁詢予蹤。實則予晨夕憶家，而每當智竭力窮，尤無不默禱吾母也。噫！予過矣！

半年莫怪無消息；南北奔馳爲國忙。愛得國來國亦棄，更從何處認他鄉？瘞羹惟覺蓮心苦，涉世空誇鶴脰長。拍案幾番歌杜宇，卽今猶此女兒腸！

(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

### 瑞仙問我歸期，賦此報之

四年別離味，應有袖巾知，梳子初肥日，釧紅

欲燼時。相隔五千里，相思，信亦遲。相見惟  
此心，相見月明時。安得盧耽術？夜夜凌虛馳！  
昨夜夢見君，但有泣別離。今日得君信，問我幾  
時歸。一語還報君，記取曬衣時。君看簷角上  
，蟾子已結絲！貽我合歡被，孤眠幾四時；貽  
我藍絲袋，猶是新裁時；貽我夾緞袍，縫破猶在筒  
。舊物未忍棄，得勿爲君嗤？倩君漱胆瓶。  
倩君熨輕衣。倩君早熟眠，存神須及時，——約  
君三夜話，和淚瀉相思！

(二月二十二日，上海)

塔硯公園口號

此地去年聞獨立；鴨江爲暖，海爲寒。只今  
猶見英雄血，半著櫻花半杜鵑！

(五月二日，朝鮮)

### 登南山(有序)

南山，朝鮮畿內之高山也。登之，可以  
鳥瞰京城。怪石巉巖，松林蒼翳；獅子山諸  
峯峙其北，內苑之山拱其西，環以城郭田園之  
美；爲京城絕勝處。白日銜山，士女之提壺  
掛杖於其上者絕夥；然什九爲日本人，而朝鮮  
人則不多觀云。

俯仰南山上，巍然接帝衢。雲來峯影削；春

去鳥聲孤。「花見」多妖女；(一)狂歌剩酒徒。

天闔蒼未破，畢竟有情無？

(五月二日，朝鮮)

(二)日本看花謂之「花見」。

### 小田道中

島國秧雨後，烟笠遍畝中。溪草含情碧；山  
花拼命紅。蛙聲敲不斷，還來慶吾農。

(五月四日)



### 三溪園

一九二零年五月十八日，一涵約遊橫濱，日葵壽椿彥之俶新俱焉。視察畢事，乃由中華學校校長李熙斌君大同學校教員關素人君之引導，往遊三溪園。惜以中道遇雨，倉卒皮相而返。然而絕巖臨海，則猶爲此生第一奇遇也。

上山復上山；行游三溪園。山路何紆曲！

急行汗氾氾。山徑滿長松。仰望見游虹。行天欲雨；何處是極峯？何處是極峯？總在此山

裏。埋首但急行，不必東西指。高坎立前路，未敢一迴視。過眼盡青葱，已去兩三里；忽到天盡頭，駭然臨大海！碧天泛彩霞，波光盡紅紫。左灣而右陸；零落有荒島。街房小如豆，一帶橫濱市。往來船如織，但見飛烟起。俯瞰懸崖下，海菜漂紅蘂；壁立三千丈，淵深不知底。美哉太平洋！蒼茫其何止？

### 贈宮崎滔天丈人

談兵說劍復論圍，指點興亡酒正酣。皓首風流久不作；又逢東海一蜚髯。(二)

(五月，東京)

(一) 女人髻黑而長，愈增颯爽。嘗約再至其家賞

玫瑰花，未果去，有柬報之曰：「玫瑰花之約

，卒以百忙未赴；將教園林笑人矣。夫人手

調之羹，得勿以待客而酸也？假我天緣，當

爲數落髻於白秋之後！」蓋以美髻公擬之也

### 贈宮崎龍介

人道君含革命血；(一)我今所見亦如之。五侯

駟慣石崇沃，想煞當年江戶兒。

(五月，東京)

(一)君爲滔天丈人哲嗣，去年曾以主撰解放，見媿於日本政府，避地中國。君父少年任俠，浪跡江湖，爲著名之革命奔走家。戴季陶君嘗謂君含革命血者也。

### 琵琶湖 (有序)

琵琶湖距京都不遠。四圍皆山，湖在山  
上，與日光中禪寺湖同。沿湖有「近江八景」。  
湖內行駛小汽船，以利遊人。

繞湖亂山青；平湖繞水綠。

唐橋復唐松，(二)

盡日看不足。

(二)唐崎有大松，古榦杖極，周圍翳蔽殆及百丈。

### 疏水(有序)

琵琶湖如水盛椀內。疏水者，鑿其椀使穿一洞，而使其椀內之水自洞中源源溢出者也。穿隧道約經二十三分鐘始見天日。洞外沿山腰築運河，曲折達京都。其末流築壘閘，利用水力發電；京都全市利賴之。

隧道三十里，低頭忽見村。曲流急於箭；船

在半山行。

(五月二十八日)

## 大阪城(有序)

大阪城爲日本戰國時代豐公豪華之遺物，  
三百年前江戶大阪講和條約埋於是，大阪第一  
名蹟也。明治初年失火，樓閣概歸灰燼。  
今惟遺型尙存。疊巨石以爲壘，湛深碧以爲  
濠，想見古英雄陳利兵而誰何之概。城內日  
本第四師團司令部駐之。

迴覽大阪城，荒涼傷曠壤；城外突飛烟，又見

兵工廠！

(六月二日)

雞鳴寺雅集(有序)

一九二零年六月十二日，便道過南京，德  
熙克仁禹九爽秋守一澤如雲卿相約茗談於雞鳴  
寺。

玄武湖風，蓮葉白；紫鞍山夕，晚霞紅。座  
上少年皆意氣，百年身世一談中。

長相思

怕棲遲，想棲遲，露重月濛人睡時，風沈蛛網垂。

有見期？無見期？獨倚紅欄理亂思。簫魂冷別詞。

(六月十五日，北京)

### 碎碗辭 (有序)

予約七月歸家，十月即將去國。東裝既竟，而川滇黔閩牆之鬪適興，揚子江上游水陸並阻。壽椿志希紀鴻均尼予行。徘徊中夜，計莫能決。遙思白髮龍鍾之祖母與衰病之母與憂思之少婦與吾兄弟姊妹圍坐金銀花架下



納涼，共數歸期，不覺熱情中燒，急走欲狂。  
乃力擲桌上之碗而碎之以爲快。予志遂決。  
且至漢口而熟察其形勢耳。

嗟爾碗兮！爾何不思爾有母兮？爾豈無兄

弟姊妹偕爾伉儷兮？我則有之，而不能見之。

吾碎汝！其奈我何？吾碎汝！其奈我何？

(六月二十六日，北京)

### 黃鶴樓上酒興(有序)

七月四日，歸至漢口。聞川路梗塞，西  
歸之念全消。乃訪惲代英于武昌，約其同登

黃鶴樓；未果。遂獨酌于其上。

高樓迴望漢陽渡，揚子翻黃漢碧流。戰地鎗聲如過耳；客囊劍氣欲驚秋！西辭蜀北三千里；東極江南十二州。啤酒盈尊還祭地，壽君，壽我，壽吾仇！

### 南潯卽景四首

赤芋白蓮傍碧茶。棕林密處有田家。鯉魚風起秧如織；忙煞溝中蘆葦花。

匡廬昨夜雨花飛，濕透平岡淺樹衣。豬血泥

邊緣草色，綠茵褥壓紅薔薇。

綠衣紅褲不穿裙；綵色闌干綠下襟。度得農  
忙辛苦過，且探娘去弄金針。

潯江赭綠長江紅。雲鎖匡廬猶有峯。一路  
田原三百里，山山水水盡青松。

(七月六日，南潯鐵路車上)

八月二十五夜泛舟歸俞莊，用原韻

次絳霄後和潤斯

爲謝西湖柔事悠，水柔不管又山柔；主人更是

柔情甚，遠逐菱香送晚舟。

### 與潤斯泛舟秦淮河

商女曲中聞折柳；  
菜傭聲裏蘆虹燒。  
此遊但

好評烟水，莫聽咽流話六朝。

(九月十五日，南京)

自南京返上海，行且去國，德熙口  
送我於車站，不知涕泗之何從  
也

從來不解惜離別；  
此日無端淚染巾。  
但記贈

言握手處，平生受用有前津。

(九月十六日，滬甯鐵路車上)

### 游虎邱登冷香閣(有序)

一九二零年九月十六日，與潤斯由南京返上海，途中偶商及便道游虎邱。予乃中道下車。潤斯則去上海中夜趕淑荃來蘇州。而紀鴻少荆均倉卒未與也。絳霄蘊玉則既去北京。次日，相將冒雨往游：劍池之鐘，姑蘇臺之妝鏡，皆不可得而尋矣。既而登冷香閣而望閶門，江城如畫，極目數十百里。然皆不免黯然遐思；非關風雨，根觸於舊游則然也。

。潤斯至謂無絳霄在，山水且爲之減色云。  
淑荃潤斯並要予題壁，予亦還要之。且予又  
不敢以山川之啼笑爲憂樂也。

浩亂憑誰訴？句吳問故宮。脂香泥雨瀟；  
劍氣野花紅。人遠天還仄。林稠鳥可通。六  
洲猶有事，未忍唱秋風。

兒 草



## 新詩短論（有引）

這篇文章是從少年中國第一卷第九期裏新詩底我見一篇改題目而成的。原來我當他僅以發表我對於新詩底直覺，其實差不多盡是科學的條件。不經科學的研究，絕不會有這麼鍛煉的直覺的。舊名對社會遺兩個惡影響：一則令人疑他出於我獨斷的直覺，減少他底信用；再則令人誤認直覺萬能，將以一切判斷訴諸直覺。所以改爲今名。原文校勘疏漏，錯訛很多。後來經幾家叢鈔底選載，以訛傳訛，遺誤讀者不少，實在抱歉！現在除仔細



校勘外，更有些須刪改。這篇東西不詳不盡，不過規模不差，苟以當新詩宣傳底一種檄文罷了。

這篇於章尾總繫幾行新詩，半爲暗示新詩底美，半爲要作一種創格的文章——其實還脫胎於章回小說。但是詩這個東西，大抵觸物比類，宣其性情，而不能盡究指歸。古人傳會由我，正好引用，可惜沒有新詩。今人健在，不敢輕于借重他們。那麼要沒有危險，最好是引用自己的，並不是自傲。至於篇裏引用古今書籍底地方很多，因爲善忘而又圖省事，所以一律不注出處，並不是掠美。深願

讀者原諒！

當他初稿底時候，我正在繁忙的上海，實在不能作文；不過爲了或種的需要，勉強草成這篇，恰好是一種短論。等到稍有餘暇，才把他實驗地，思辨地，批評地，修改地，細密地重著出來。這些或得於啓發的直覺，或得於科學的根據，或得於朋友間相互質難底結果。去年我過南京底一夜，爲了「新詩是貴族的」一個判斷，我和六位朋友舌戰了三點多鐘。畢竟兩不相虧，我在主義上承認了他們，他們在真理上承認了我。這種的辯論很有價值。我願讀者對於這篇有懷疑底地方嚴格地

批評，庶幾到底求得一個是處，更能發見許多的新義，使我能於重著底時候格外精詳，或者盡改今日底論點，那更是真理之幸了！

一個科學家，他並不在以嫻於科學史，科學通論，和科學方法論等等見稱，而貴能具體地發見幾個科學的事實或真理。文學家也是這樣：不僅在能批評，而在能創造。有些鄙薄批評的說，做文學家不成功才去做批評家，甚至於說，批評底書是教書匠看的，雖屬偏激之論，也足見空論不足尚了。即如這篇所要說的，都是些「甚麼是甚麼」，「爲甚麼」，或「怎麼樣」，僅足以給我們些抽象的觀念，



而不能直接助我們產生真正的作品；能直接助我們的，還是要「甚麼」。所以與其研究關於作品底空論，甯肯觀摩古今真正的作品，而與其觀摩別人底作品，又甯肯自己去創造。新詩底精神端在創造。我願世間文學的天才，努力探尋宇宙底奧蘊，創造成些新詩，努力修養，創造自己成一個新詩人！

「要養清茶，

須親到山頭找源泉去。」

(二)



詩究竟是甚麼呢？

我說，我斟酌各家底說法而斷以己見說：在文學上，把情緒的，想像的意境，音節地，戲劇地寫出來，這種的作品就叫做詩。

那麼都是詩了，怎麼又有新詩呢？

新詩所以別於舊詩而言。舊詩大體遵格律，拘音韻，講雕琢，尙典雅。新詩反之，自由成章而沒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節而不必拘音韻，貴質樸而不講雕琢，以白話入行而不尙典雅。新詩破除一切桎梏人性底陳套，只求其無悖于詩底精神罷了。

那麼詩和散文沒有分別了？

不然，有詩的散文；也有散文的詩。詩和散文，本沒

有甚麼體裁的分別。不過主情爲詩底特質，音節也是表現於詩裏的較多。詩大概起原於遊戲衝動；而散文卻大概起原於實用衝動。兩個底起原稍異，因而作品裏所寓底感情不同，因而其所流露底節奏也有差別，因而人一見就可以辨其爲散文爲詩。若更要追尋爲甚麼？便只好遍問詩人或自己訴諸直覺了。

宇宙間底事物物，無一樣不是我們底詩料。他們都活鮮鮮地等着，專備詩人底運用。巧匠把斷瓦殘磚蓋成一所華屋，拙匠把采椽丹楹弄來沒有了顏色，其操持都在匠心和匠手。物如的世界元是蠢的；經過心底鍛煉，才覺得有些美；更淘去較粗的美，而把更精的充量表出來，就是藝術。以熱烈的感情浸潤宇宙間底事物物而令其理想化，再

把這些心象具體化了而譜之於只有必能領受底音樂，正是新詩底本色呵。

「我想世界上只有光，

只有花，

只有愛！」

(II)

舊詩好的，或者音調鏗鏘，或者對仗工整，或者詞華積麗，或者字眼兒精巧，在全美底一面，也自有其不可否認的價值，爲甚麼要有新詩呢？我想爲了種種的逼迫，這實在是必然的傾勢：

(一) 社會上經濟的組織不完善，人不聊生，於是對於

舊的制度文物，一切懷疑，而各色新主義應運而生，就詩壇也不能不受其潮流底撼動；一面因慣過繁曠的生活，腦質疲勞，經營物質生活之餘，更無暇用心於纖巧的事，自然見着煩瑣的東西就覺得十分煩膩，想根本改造他；他一面卻因思慮過多而致腦力衰弱，轉成深思底病，又覺得膚淺的作品，不能滿足我們享樂底慾望，謹嚴的格律，簡單的形式，不能裝入我們深遠的思想，那麼只好另闢境界了。我們看變風變雅作於周室之衰；辭賦作於戰國亂離底時候；五言盛於漢底末世；七言成於五胡亂華之後；如詞如曲，都正當宋元憂患底際會生成。這些都是因經濟的關係而起內的反應，可以引證的。

(二) 庚子拳變以後，從槍礮以至學術思想，逐漸輸入



中國。中國人逐漸有了科學的腦筋，於是在詩裏也不免要想得些具體的觀念；舊詩拘於形式，不能應我們底要求，祇得革命。

(三) 法蘭西大革命後，自然主義的文學勃興，而詩體也有一個大解放。明治維新後，日本底詩壇起了大擾動，直由新格律而進爲「自由詩」，由華詞而進爲白話。近幾年這種法蘭西風和日本風傳入英格蘭和美利加，這兩處又起了詩國底大革命。大抵麥飯遇着酒娘，少有個不發酵的。

辛亥革命後，中國人底思想上去了一層束縛，染了一點自由，覺得一時代底工具只敷一時代底應用，舊詩要破產了。同時日本英格蘭美利加底「自由詩」輸入中國，而中國底留學生也不免受他們底感化。看慣了滿頭珠翠，忽然遇

着一身縞素衣裳，吃慣了濃甜肥膩，忽然得到幾片清苦的菜根，這是怎麼樣地驚喜！由驚喜而摹仿；由摹仿而創造。去年有許多的新詩，又已回輪過日本去了。

(四)物窮則變。詩由三百篇而辭賦，而樂府，而五言，而七言，而詞，而曲，都是循着一定的程徑，由體裁底束縛而變爲自由的。到了曲，辭句已經用白話了；體裁已經很自由了；不作散文的詩，更可以怎麼變去呢？

(五)從歷史上看來，人羣思想底進化，是從法古而至於法今，從師人而至於師己，從地方的而至於世界的。新詩以當代人用當代語，以自然的音節廢沿襲的格律，以質樸的文詞寫人性而不爲地方底故實所拘，是在進化底軌道上走的——進化非人力所能攬得住的。

有了這些逼迫而知道新詩底成就是絕不可免的。爲了文學底進化，我們不可不爲新詩努力。新詩底美，深藏在官快的美底第二層。我們要捨得丟掉那些鏗鏘的音調，工整的對仗，穠麗的詞華，精巧的字眼兒，庶幾真正的新詩可得而創造了。

「暴徒是破壞底娘；

進化是破壞底兒。

要得生兒，

除非自己做娘去！」

(三)

但是，新詩底要素是些甚麼，也不可不再爲商量。普

通做詩，照前面說過的，是把情緒的，想像的意境，音節地，戲劇地寫出來。所寫的是內容；寫的是形式。新詩既有別於舊詩，我們不可不具體地更給他們一個分別。

就形式說，有音節的和戲劇的兩個作用。音節的是讀法；戲劇的是寫法。

(一) 舊詩裏音節底表見，專靠音韻平仄清濁等滿足感官底東西。因為格律底束縛，心官於是無由發展；心官愈不發展，愈只在格律上用工夫；浸假而僅能滿足感官，竟嗅不出詩底氣味了。於是新詩排除格律，只要自然的音節。情發於聲。因情底作用起了感興，而其聲自成文采。又看感興底深淺而定文采底豐歉。這種文采就是自然的音

節。我們感興到了極深底時候，所發自然的音節也極諧和，其輕重緩急抑揚頓挫無不中乎自然的律呂。不要說詩，我們但讀大文學家底散文，其音節底和諧，不但可以悅耳，並足以悅心，使我們同他起同一的感興。又不要說散文，我們但聽大演說家底演說，其音節底和諧，也不但可以悅耳，並足以悅心，使我們同他起同一的感興。這都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莫知其然而然的。無韻的韻，比有韻的韻還要動人。若是必要藉人爲的格律來調節聲音而後才成文采，就足見他底情沒發，他底感興沒起，那麼他底詩也就可以不必作了。感情底內動，必是曲折起伏，繼續不斷的。他有自然的法則，所以發而爲聲成自然的節奏；他底進行有自然的步驟，所以其聲底經過也有自然的諧和。音呀，韻呀

，平仄呀，清濁呀，有一端在裏面，都可以使作品愈增其美；不過總須聽其自然，讓妙手偶得之罷了。

詩要寫，不要做；因為做足以傷自然的美。不要打扮而要整理；因為整理足以助自然的美。做的失之太過，不整理的失之不及。新詩本不尙音，但整理一兩個音就可以增自然的美，就不妨整理整理他。新詩本不尙韻，但整理一兩個韻就可以增自然的美，又不妨整理整理他。新詩本不尙平仄清濁，但整理一兩個平仄清濁就可以增自然的美，也不妨整理整理他。

「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

沒有平仄；但我們覺得他底調子十分高爽。因為他有清濁。

「江南好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

戲蓮葉北。」

沒有格律；但我們覺得他底調子十分清俊。因為他不顯韻而有韻，不顯格而有格，隨口呵出，得自然的諧和。

「滴滴琴泉。

聽聽他滴的是甚麼調子？」

既沒有韻，也沒有清濁；但我們覺得他底調子十分響亮，而且有些神奇。因為他有平仄而兼有音——就是雙聲和疊韻。總之，新詩裏音節底整理，總以讀來爽口，聽來爽耳爲標準；若到其妙處，更可以比官快更進一層。太戈兒底圓丁集裏說，「你那樣輕笑低吟，不是我底耳，祇有我底心能

聽。」要到祇有心能聽，那更不用說有了自然的音節，就四圍都無處不是韻了。

(二) 戲劇的作用，在把我底感興，完全度給讀者。我底感興所以這樣深，是由於對於對象得了一個具體的印象；讀者是否能和我起同一的感興，就看我是否能把我所得於對象底具體的印象具體地寫出來。我們寫聲就要如聽其聲；寫色就要如見其色；寫香若味若觸若溫若冷就要如感受其香若味若觸若溫若冷。我們把心底花蕊開在一個具體的印象上，以這個印象去叩人家底心；他得到這個東西，便內動地自己構成一個，引起他自己底官快；跟着他再由官快進而為神怡，得到美底享樂，而他底感興起了。這個似乎說，詩是為人而作的；其實不然。就結果說，這種的寫法都是為



了讀者，而就動機說，只不過是迫於藝術衝動而爲自己表見。我底詩一脫藁，我自己也就成了讀者了。能引起我已感興底再生，就能引起別人感興底共鳴。我們看，

「小胡同口，

放着一副菜擔。

滿擔是青的紅的蘿蔔，

白的菜，紫的茄子；

賣菜的人立着慢慢地叫賣。」

我們讀了就如看見的一樣。

「忽地裏撲喇喇一響，

一個野鴨飛去水塘。

鬚髮像大車音波，

漫漫地工——東——嚙。」

我們讀了就如聽見的一樣。這就是具體的寫法，就是戲劇的作用。元來宇宙在橫的一面只是有，在縱的一面只是動。戲劇是最能美化宇宙動象底藝術，所以最好的文學必得借鏡于戲劇。這本是文學裏應具的通德。不過舊詩限於格律，不能寫得到家；如今新詩和散文攜手，自然更能寫得到家了。

就內容說，有情緒的和想像的兩種意境。

(一) 詩是主情的文學。沒有情緒不能作詩；有而不豐也不能作好。勿論緊張或弛緩，興奮或沈抑，而我們底感情上只有快不快。由是勿論我們底情緒為歡樂為悲哀，

都可以引起我們美底感興，而催我們作詩——甚且愈悲哀，在詩人底味上覺得愈美。詩人不一定都是神經質的；但當其詩興大發，不可不具神經質底作用。詩人看世界都是有生氣的；因為要有生氣才有死氣，要有美和醜底對比才坐快不快底感情。我們看一個硯池：看他和卽墨黑公管城毛公會稽楮先生相與爲友，鎮日都過的很清潔的生活；他在案上靜着，自然幽雅地和他們傍着；動的時候，便互助地成就許多有益的事。我們在這裏，覺得十分羨慕他，不管他有不少有詩意，但至少總起了一點遊戲的感興。又看他靜便靜着；動便動着；機械地忙着而不知道爲甚麼；成就許多有益的事而於他自己無與；就和些朋友一塊兒生活着，也只是不得不然，隨便應酬罷了。我們在這裏，又覺得十分可憐他，

不管他有不有詩意，但至少又總起了一點無聊的感興。原來宇宙只是一個真，不管人間底美不美。但我們要把他看作美或看作不美，他卻沒有法子拒絕的。情緒是主觀的；而引起或寄託情緒的是客觀的。我們要對於宇宙絕對地有同情，再讓他絕對地同情於我，濃厚的情緒就不愁不有了。

(二)有濃厚的情緒而沒有豐富的想像去安排他，畢竟也不中用。我們要讓死氣的世界都帶了生氣，都着了情底彩色，非想像不爲功。要把所要的材料加以剪裁，使其適合尺度，也非想像不爲功。要把所得的材料加以調整，構成所要的東西，更非想像不爲功。想像抽這一個印象底這一節，又抽那一個印象底那一節，構成一個新意境，構成一個詩的世界。

還有幾樣東西，不是言語所能說得明白的，也提個影子。第一，新詩在詩裏本是要圖形式解放的，那麼就甚麼體裁也不能拘，而尙自由的體裁。次則遣詞要質樸而命意要含蓄。紅樓夢所以令人百讀不厭呢，因為他底命意都不是裸然顯露的。含蓄並不是要隱晦；明瞭並不是不能含蓄。甚麼「溫柔敦厚」哪，是屬於作家個人的修養和社會底風教，和這個無關；不過使言有盡而意無窮，令讀者一唱而三歎，卻是藝術上可以做得到的。不然，一看就盡，味同嚼蠟，還有甚麼好處呢？再次則神祕固不是詩裏必須的東西，但因其中乎人類底天性，也可以興起一種美感，所以有時因想像而涉於神祕，也正不必排去的。最後就是風格要高雅

。 怎麼樣才是高雅？ 這是很難說的，而且也非純靠藝術所能達到的。 我在這裏，只好要求新詩人自己努力於人格底完成罷了。

「四圍底人籟都寂了。

只有她纏綿的孤月

儘照着那碧澄澄的風波

碰着船艙里綉壠地響。

我知道人底素心，

水底素心，

月底素心——一樣。

我願水送客行，

月伴我們歸去！」

## (四)

新詩底大旨大概不錯了。我對於他還有幾條意見，也不妨拉雜寫出來：

(一) 新詩在詩裏，既所以圖形式底解放，那麼舊詩裏所有的陳腐規矩，都不妨一律打破。最戕賊人性的是格律，那麼首先要打破的就是格律。新詩並不就是指白話詩：白居易底詩老嫗可誦，宋儒好以白話入詩，宋元人底詞曲也大體是白話，但我們不能承認他們是新詩。新詩也並不就是指散文的詩：論語紀子路遇荷蓀丈人底事，陶潛底桃花源詩記和屈原宋玉蘇軾他們底幾篇賦，都可以說是散文的詩，但我們也不能承認他們是新詩。對於文學，在「當代」用

語」底原則裏，我主張做詩的散文和散文的詩。就是說，作散文要講音節，要用作詩底手段；作詩要用白話，又要用散文的語風。至於詩體列成行子不列成行子，是沒有甚麼關係的。

每每詩裏必要用韻，就好用韻來敷衍，以致詩味淡泊，不堪咀嚼。新詩重在精神，不必拘韻；就偶然用韻以增美底價值，也要不失自然。

修辭的工夫雖不可少，但絕不可流於過飾；葩藻之詞盛，自然言志之功隱了。所以我們底詩，要在質樸，真摯，清潔裏討生活，不要在典麗，矯飾，穠艷裏討生活。但不過飾呀，並不是說可以蓬頭跣足。西子花鈿宮裝，固有損她自然的美；要使她蒙一塊下窳布見客，人又不能不掩鼻而



過之了。

還有，文法也是一個偶像。本來中國文裏，沒有成文的文法；就使有文法，只要在詞能達意底範圍裏，也不宜過拘。在散文裏要顧忌文法，我已覺得怪膩煩的；作詩又要奉戴一個偶像，更嫌沒有自由了。而且零亂也是一個美底元素。我們只求其美，何必從律？杜甫底「紅稻啄餘鷄鶩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這種的倒裝句法，本爲修辭家所許可的，不能以通不通去責他。所以我在詩壇，要高唱「打破文法底偶像！」

(二)新詩和舊詩，是從形式上分別的。一種形式可以裝勿論甚麼種精神。所以新詩不必要裝一種新主義，以至勿論一種甚麼主義。即如白話文端端是一個形式的東西

：可以拿來作鼓吹無政府主義底傳單，也就可以拿去作黃袍加身的勸進表。新詩也是一樣：可以嘲咏風月，也就可以宣揚風教；可以誇耀烟雲，也就可以諷切政體；可以寫「男的女的都在水田裏，」也就可以寫「鴛鴦瓦冷，翡翠衾寒。」就說平民的文學罷，一種是實寫平民的生活，一種是使平民都能了解。

「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

可算是實寫平民的生活了；而我們不能當他做新詩。

「不採湖中紅藕；不認風前烏白。留取一絲情

，繫在白門疎柳。回首，回首！看是誰將心負

！

可算使平平都能了解了；而我們也不能當他做新詩。反之

，把東西洋舊時謳歌君主，誇耀武士底篇章，用新詩底形式譯出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他是新詩。可見詩了詩，主義了主義，新詩固不必和甚麼新主義一致了。

進一步說，就是在文學上底甚麼主義，新詩也不必有的。和古典的不相容，不用說了；就是甚麼浪漫的哪，自然的哪，象徵的哪，也不是一個新詩人自己該管底事。我們做詩，儘管照我們自己最好的去做，不必拘於一格。至於我們底作品究竟該屬於那一格，留給後來文學史家作分類底材料好了！

這些，勿論怎麼樣，總是真理上底事；主義上我卻怎麼樣呢？我認識「我」就是宇宙底真宰。我想完成「小我」以完成「大我」。我認識做人是我們底事業，發揮人性

是做人所必具底條件。我想從獸性和神性中間找出人性來。我認識勞動是我們底天職，田野是我們底花園，勞動者是我們底好朋友。我想和些好朋友，走到花園裏，去找詩的生活去。

(三) 新詩的精神端在創造。因襲的，摹仿的，便失掉他底本色了。做一首詩，就要讓這一首詩有獨具的人格。如果以前有了這麼一種詩情，以後的就不必再作了；因為兩美並立，便兩敗俱傷，何必多此一舉呢？而況事實上並不能兩美並立麼？

(四) 詩和詞底分別，也只在乎形式而不在乎精神。所謂「詞士輕偷，詩人忠厚」，只關一時代底風化，不能推以為詩和詞底分別的。詞和曲底分別也是這樣。新詩既可

以創造，「新詞」「新曲」又有甚麼不可以創造呢？所以有不講格律，而其體裁風格和詞曲太相近的，我便想要強分他爲「新詞」或「新曲」。

我所以要分出「新詞」和「新曲」，是怕把新詩底體裁風格混卑了——其實不必。

我以爲就是一種形式的東西，也各有其獨具的精神。如詩如詞如曲，以至新詩「新詞」「新曲」，都該各有領域，不容相混。要做舊詩，就要嚴守格律。填詞就要倚聲；作曲就要按譜。我們依格律作一首白話詩，只能叫他做非古典主義的古詩或律詩，不能叫他做新詩。一樣，我們用白話作的詞或曲，也只能叫他做非古典主義的詞或曲，不能叫他做「新詞」或「新曲」。甚且就勿論用文言或白話作

一種講格律底東西，如果錯了些須規矩，就不能還說他是那樣東西。例如填一闋燭影搖紅，我們改了幾個平仄節奏，就不能還說他是燭影搖紅，最好給他另起一個名字。因為我們自己底東西要保有個性，就不能不尊重別人的個性呵。

(五)新詩也可以唱的。因為只要有一串聲音就可以唱的。這個話不用我註釋。朱熹答陳體仁底信裏說：

「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

那麼新詩可以唱就勿庸疑了。

我很願能爲新詩製成些樂譜。但一種樂譜只許套一首新詩；而一首新詩卻可以有幾個樂譜。——

(六)詩是主情的文學；詩人就是宇宙底情人。那麼要作詩，就不可不善養情。

但是，感情和知識是每每不能並容的。我們底知識夠了，我們底感情就薄了；又怎麼樣呢？我想只好讓感情和知識各向偏方面發展，而不必取其調和。就是說：在科學上要痛用知識，而不摻入感情；在詩上要痛抒感情，而不必顧忌知識。(我還說，在事業上要痛持意志，而不可爲感情知識所動搖呢。)

科學給我們說：花是生殖植物底器官；戀愛是獸慾的衝

動；就人間種種精神上底動作，也不過是物質的要求罷了。這麼說來，詩人就根本破產了！我們在這裏，只好放下知識，任我們底衝動去做；衝動到了那裏，我們就做到那裏。就使知識明明給我們說，世界底前途沒有希望，我們至少也還要存個悲觀；因為就是悲觀，也還有些悲哀的情緒，也就還可以有爲。要是因為知識到家之故而生超苦樂觀，那就不免要喪失人性了！正要知其不可而爲之，才是人生底趣味呵！

(七) 詩起原於自己表見底藝術衝動。當其自己表見底時候，有實用底意義和價值；及其既成，便覺得有精神的美，而生一種神祕的快樂，又有快樂底意義和價值。所以詩是「爲人生底藝術」，和「爲藝術底藝術」調和而成的。



但有偏主前一說的說，詩不問工拙，唯其志。又有偏主後一說的說，詩不問善惡，唯其美。實際，沒有志不能作詩，既成詩就終歸是言中有物的；而沒有美便不成其爲詩了。不過詩底風格，繫乎作家底人格。即如朱熹說，「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人間固有以四肢皆懶慢不收拾爲美的，能使人這樣，就是他們底藝術；只是風格太卑了。我們說詩，處處都要他於世道有補，固未免「頭巾氣」太重，然而在自己表見之內而不能以最高尚的人格表見於最高雅的風格裏，也是詩人底羞了！

噢！不諳高山流水之韻的呢，打骨牌就工了。不樂縞衣綦衿之雅的呢，綠衣黃裳就美了。爲了人生，我們怎麼可以不唱詩底高調呢？

(八)「平民的詩」，是理想，是主義；而「詩是貴族的」，卻是事實，是真理。怎麼說呢？藝術衝動底起，必得當人生靜觀底時候。我們正役心於人生底奮鬥，必不能作詩。即如說伏羲以佃以漁，作網罟之歌，恐怕也是要曬網底時候才能作的。大多數，大多數的人是終日奮鬥的。我們不能使大多數的人作詩，足證詩底起原是貴族的了。又，審美觀念底起，也必得當人生靜觀底時候。我們正役心於人生底奮鬥，必不能作藝術底鑑賞。即如西湖底「船家」，我們要同他談湖光怎麼樣灑潑，山色怎麼樣空濛，他一定是含糊答應的。大多數，大多數的人是終日奮鬥的。我們不能使大多數的人都得詩底享樂，足證詩底效用又是貴族的了。而從歷史上觀察，社會是進化的；但詩也

是進化的。大多數的人文化程度增高，少數人底文化程度更增高了。我們沒有法子齊自然底不平等，那麼據過去而算將來，詩又有十之八九是貴族的了。

惟其詩是貴族的，所以從歷史上看，他有種種形式的變遷，而究其實一面是解放，一面卻是束縛，一面是容易作，一面卻是容易作好。我們看從三百篇以至詞曲，作品底數量疊有增加，而其重量和數量底比例率恐怕只有減少，就可以知道了。

惟其詩是貴族的，所以詩儘可以偏重主觀，觸物比類，宣其性情，言詞上務求明瞭，只盡力之所能及而不必強求人解——見仁見智，不是作者所宜問的。

勿論怎麼樣，感情終歸是不可以理解的。真理雖是這

樣，我們卻仍舊不能不於詩上實寫大多數人底生活，仍舊不能不要使大多數的人都能了解，以慰藉我們底感情。所以詩儘管是貴族的，我們還是儘管要作平民的詩。夜深了！夜深了！我們總渴盼明天快天亮喲！

「我們叫了出來，  
我們就要去做。」

(五)

好，要說到新詩底創造了。不過這是沒有挨方子的，只好略述我自己底經驗。

新詩底創造，第一步就是要選意。在詩人底眼裏，宇宙就是一首大詩。所以詩意是隨時有的，只等我們選其味

兒濃厚的寫出來罷了。我們說選意，卻不是有意去選，而是無意去選。就是說，有了深刻的感興，又迫於藝術衝動，不得已而後作；如果有幾分得已，覺得也可以不作，那便是這個詩意不好，竟可以爽性割愛；或者覺得棄之可惜，而筆又不願意寫，那便是我們底詩興不濃，也可以爽性割愛。

意選好了，覺得非作不可了，就要佈局。要把所有這首詩裏底意境搜出來；要把所有搜出來底東西剪裁過來；要把所有剪裁過底東西排列起來。佈局就是詩意底整理；體裁就是佈局底形式的表現。

局佈好了，就要環境化。就是說，要把自己化入這個詩意底環境，或者讓這個詩意底環境化入自己底想像。這就是要使我底感興更深，要使我底印象更覺得鮮明濃麗。

環境化了，就要寫。要隨口寫；要隨心寫；要一氣呵成地寫。

寫好了，最後還要讀。讀就是批評。要當做別人底詩讀，不要當做自己底詩讀。讀着有不順口底地方，就是音節不好，可以把他改了。讀着有不稱心底地方，就是體裁或其他的東西不好，也可以把他改了。讀過後覺得興味蕭然，不能引起我感興底再生，就是這首詩根本不好，根本沒有存在底價值，那麼簡直可以把他燒了。

一讀，二讀，三讀，通過了——這首詩做好了。

一 斑斕的石色，

赭綠的草色，

和這紅的，黃的，紫的，藍的，白的，鬆鋪在一

地底山花相襯。——人壓在半天裏。

這麼一塊紮細花的破袖！

花草都含愁，

爲着落日，也爲着秋。

我說，「不用愁呵！

天地不老，我們都正在着花呵！」

(六)

勿論一件甚麼事，都不是偶然可以做到的，其間必有許多的關係。我們要明白這許多的關係而一一有一種預備底工夫，這件事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割雞焉用牛刀？」固然不錯；卻總不能不用「雞刀」。就是「雞刀」，就要有

十分的預備。先要把鐵匠找好，把鋼煉好，把刀打好，把鋒口磨好，把割雞底手段練習好，然後才不至於臨時無措。其實這是很經濟的；因為可以供很久的應用。作詩譬如割雞，也要從根本上預備工具起。新詩是新詩人創造的；那麼要預備新詩底工具，根本上就要創造新詩人，——就是要作新詩人底修養。

一個新詩人要怎麼樣修養呢？

(一)「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不是說要清源才有清流麼？我嘗說：「蘇軾底文章以理勝，韓愈底文章以氣勝；而他們倆的都能出奇制勝，奔放自如。但初讀蘇軾的，覺得他底文筆很好；而繼續韓愈的之後，才覺得他的一落千丈了。這就是他人格底高尚不及韓愈



。』推到詩壇，要得高雅的作品，先要詩人有高尙的理想，優美的情緒；要得他有高尙的理想，優美的情緒，先要他有高尙的人格；要得他有高尙的人格，先就不可不讓他作人格底修養。

人格是個性的。我們完成我們底個性，使他盡量從各方面發展，就是完成我們底人格。如李白底飄逸，杜甫底沈鬱，高適岑參底悲壯，孟郊賈島底刻苦，都各有所偏；偏到盡頭，就是他們人格底真價。如有主張中和的，就要極端偏於中和；中和到盡頭，也就是他人格底真價。人格底修養沒有甚麼，只是要發展一個絕對的個性罷了。

(二)作詩本來靠天才，但知識不充，就天才也有時而盡。所以又要有知識底修養。杜甫說，「讀書破萬卷，

下筆如有神！」這就是他親筆的供狀，就是知識修養底第一個條件。但讀書並不是說止於詩學一類底書，更須及於美學，修辭學，社會學種種，而自然科學也須加以涉獵。他底第二個條件就是觀察。觀察有兩種作用：一種是證明書本的知識；一種是擷取經驗的知識。觀察有兩個對象：一個是自然，要窮究宇宙底奧蘊；一個是社會，要透見人性底真相。

(三)學問叫我們能知；藝術叫我們能做。所以又要有藝術底修養。這個可以得兩種方法。直接的方法，在乎實習；只須我們常做，自然我們底藝術日比一日的好起來了。間接的方法，在乎從旁面取觀摩之資。美在詩裏形式的表見，屬於空間的是詞句，是體裁；屬於時間的是音節

，是風格。而可資以爲觀摩的，又可以得兩件事。第一是多讀有價值的作品：不但中國的要讀，就外國的也要讀；不但要讀詩，並且要讀美的散文；並且讀底時候，要上看眼，聽上耳，讀上口。第二是多習幾種美術：圖畫可以使我們底詩裏有色；音樂可以使我們底詩裏音節諧和；雕刻造型種種美術可以使我們作詩曲盡戲劇的作用之妙；只是習底時候，也要上看眼，聽上耳，做上手。

（四）詩是主情的文學，已經再三說到了。沒有濃厚的情緒，甚麼詩也作不好的。所以，最後，還要有感情底修養。關於這個，有三件事可以做的。第一是在自然中活動。作詩要靠感興；而感興就是詩人底心靈和自然底神祕互相接觸底時候感應而成的。所以要令他常常生感興，

就不能不常常接觸自然。朋友宗白華君說：「直接觀察自然現象底過程，感覺自然底呼吸，窺測自然底神祕，聽自然底音調，觀自然底圖畫。風聲，水聲，松聲，濤聲，都是詩聲底樂譜。花草底精神，水月底顏色，都是詩意詩境底範本。」他底話要是不錯，那麼自然又不僅是催詩的妙藥，並且是詩料底製造廠了！第二是在社會中活動。感情裏最重要的元素是同情；而其最，最重要的，更是對於人間底同情。同情是物理上底共鳴作用，是要互相接觸才能生的。而同情底深淺又和互相接觸底次數成正比例。秀才對於八股文有濃厚的同情；因為他底比鄰只是八股文。遞世家對於人生沒有同情；因為他見着人生就跑，所以愈跑就愈遠了。我們要對於人間有同情，除非在社會中活動。我

們要和社會相感應而生濃厚的感興，因以描寫人生底斷片，闡明人生底意義，指導人生底行爲，庶幾可以使詩無愧爲爲人生底藝術。第三是常作藝術底鑑賞。因爲不過美底生活，不能免掉人生底乾燥。如音樂，如圖畫，如文學，種種藝術，非常事鑒賞，不足以高尙我們底思想，優美我們底感情。

總之，勿論一件甚麼事，都不是偶然可以做到的。惟願我們以最經濟的方法，努力做去罷了。

「多挖幾鋤，

多收成幾顆。」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初稿於上海，

一九二一年四月五日訂正於美國。



吉 10 第  
山 訂 .60